

沐浴 在朴老的光芒中

余世磊

三生有幸，我与朴老同县同乡还同村。离老家三四里，就是朴老的老家状元府所在地。儿时，就常听人说起朴老的名字，说起赵家曾经的显赫，就像听一个关于从前的传说。

1990年，朴老曾回故里。其时，我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目睹他的车队从学校旁的公路上鱼贯而过。5年之后，我有机会进京，见到邦织夫人，说是朴老正病住北京医院，不宜见客，也就作罢了。这两次，我离朴老已经很近了，但还是与他老人家失之交臂，成为我终身之憾。

说实话，那时候，只知道朴老是个伟人，是国家领导，是从事佛教工作的，其余一无所知，甚至什么是佛教，都并不懂。心中对他老人家没有什么很大的崇拜感，也没有那种强烈要见到他的愿望。

真正开始了解、认识朴老，应是在朴老去世以后。

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开始搜集整理一些关于朴老的资料。后来，组织安排，让我专门从事纪念、研究朴老的工作。通过读书、采访、查找资料等等，朴老其经历，其功绩，其为人，慢慢地，在我的心中由模糊转而清晰起来。心中，那种对他老人家的敬爱和崇拜，是在这种了解与认识的过程中，那么自然而真实地产生，并且与日俱增。

今年春节期间，避开纷繁的人事，我阅读了一些关于上海抗战资料和部分民国佛教期刊，从中又看到许多我从前并未知晓的关于朴老的人生片段。三十出头的朴老，已是上海滩上的风流人物了，主持数十万人的难民工作；四十出头的朴老，作为站在时代前列者之一，在主导着一场中国佛教的伟大变革……又一份对他的崇敬与赞叹，在心中油然而生。

朴老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何其丰富而复杂！我是愈来愈感到一种惶恐：我对他

的认识、了解，还是多么狭隘、肤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以前写过的一些关于他的书籍、文章，很多的表述并不准确、完整和周密。朴老就像一个丰富的宝藏，我们所见到的，所发掘的，不过极小的一部分而已。

关于朴老，已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几乎每天，在查阅他的资料，在编或写关于他的文章，在欣赏他的书法、诗词……这里，我不想把朴老比成什么菩萨、太阳之类，但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他的传奇经历，他的崇高道德，他的领导艺术，他的精采诗文，他的绝美书法，甚至很多关于他的生活细节，等等，无不在感染、熏陶、激励着我，就像一种光芒一样，把我的生活照亮，把我的身心照暖，给我的不仅是学问、审美，更是人生的智慧、力量。

这些年来，因为朴老的因缘，我的文章发表在许多大报刊上，我有幸去到一些绝非普通的场合，见到许多社会各界的名流大家……无论何处，只要提到朴老，许多人，给了我非常的礼遇。我心知道，我有何德何能？不过，因为我沐浴在朴老的光芒之中。

对朴老的认识、研究，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快乐而具有意义的事！真的，我也多么希望更多的人，来更多地了解、认识一个真实全面的朴老，感受他人生、人格的光芒，永远沐浴在他的这种如太阳般明亮、温暖的光芒之中！

编委会

(排名不分先后)

名誉主任:

赵 雯 传 印 圣 辉

学术顾问:

卓新平 楼宇烈 杨曾文
王志远 邓子美 黄夏年
徐玉成 宋立道 桑吉扎西
李敏生 陈邦炎 演 觉
妙 安 净 因 宗 性
圣 凯 石 楠 李 霞
王国良 慈 光 刘 蕤
李文成 黄复彩

主 任:郑牧民

副主任:

张金锐 周德义 陈春友
袁家跃 鲁 德 张旺牛
吴国平 慧 庆 智 文
聂万健 殷书林

主 编:殷书林

副主编:

詹晓华 王振奋 余世磊(执行)

编 辑:郭 兵 马希萍

准印证号:皖 08-021

主 办: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地 址:太湖县政协大楼一楼

邮 编:246400

电话传真:0556-4160478

网 址:

<http://www.zhaopuchu.org/>

E-mail: zpc4160478@163.com

卷首语

沐浴在朴老的光芒中 / 余世磊 1

文 献

抗战初期的上海难民工作 / 赵朴初 4

专 辑

“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暨太湖禅宗文化研讨会”论文选

继续推行“人间佛教”思想的现实意义 / 张秉纶 10

朴老与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劫后复兴及其贡献
/ 宗 性 14

太湖禅宗文化的特色与成因 / 史向前 21

研 究

修多罗义解南华
——赵朴老的庄学因缘 / 韩焕忠 27

赵朴老的乡邦情 / 孙志远 35

国土的精神境界
——《赵朴初书法精神探论》之六
/ 谷 卿 汪远定 41

艺 韵

赵朴初诗词中的悲悯情怀 / 邹 相 49

赵朴初禅意韵文作品赏析(五) / 李 斌 53

收 藏

安徽第一本画刊和赵朴初的长诗 / 张荫曾 59

回 忆

无尽海潮音

——赵朴初与普陀山的深厚法缘	/ 马 义	61
去北京医院探望赵朴初先生	/ 张爱斌	66
忆赵朴初宗老为“泉州赵宋南外宗研究会”题名经过	/ 赵令勋	67

链 接

牢记赵朴老“当前佛教最首要的问题是培养人才”之教诲	/ 张鸿俊	70
了知禅意是诗心	/ 朱家托	72
喜读《赵朴初研究动态》有感(外一首)	/ 胡品选	75
赵朴初赋	/ 吕小明	76
读《佛教常识问答》	/ 孙欲言	77
赵朴初赠冰心的诗	/ 一 微	52
要尊重历史		69
算盘打出诗意浓		71

动 态

《无尽思无尽意:赵朴初嘉言》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78
太湖禅宗文化馆正式开馆	78
关于举办第二届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暨太湖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征稿启事	79

封面照片说明

赵朴初与陈邦织 1956 年摄于北京西四大拐棒胡同 17 号
(鲍玲玲提供)

赵朴初研究资料中心正式
建立并征集相关图书资料

日前,赵朴初研究资料中心在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正式挂牌成立,安排了工作人员和专门用房,添置了办公用品,负责赵朴初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面向社会广泛征集赵朴初有关图书和文物资料。

赵朴初先生生于安庆,长于太湖,在上海读书工作 30 余年,建国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与众生广结善缘,赋诗赠字无数。其生平资料除国家保留之外,大量散于民间。搜集整理其生平资料,对于开展赵朴初研究、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赵朴初先生逝世后,10 余年来,许多单位和个人积极开展赵朴初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出版了大量有关赵朴初先生专著,撰写大量文章,散于各类报刊。将这些资料搜集集中,也成为一件十分必要而迫切的工作。

凡与赵朴初先生有关的书籍、实物、照片、书信等均在资料中心征集之列。十分欢迎相关单位、作者、持有者将资料捐赠本中心,本中心将颁发收藏证书。本中心整理出版相关书籍,也将赠予相关单位收藏。

联系人:余世磊 郭 兵
通讯:安徽省太湖县赵朴初研究会资料中心
电话:0556-4160478
邮箱:zpc4160478@163.com

抗战初期的上海难民工作

赵朴初

文 献

4

赵朴初研究动态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全国抗日爱国、救亡图存的浪潮影响下,我这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读了一点进步书籍,思想逐渐有了转变,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的救国会运动,我没有直接参加,也不是救国会的成员,但和参加这一运动的一些朋友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受救国会的影响。救国会领袖“七君子”被捕时,吴大琨从章乃器家跑出来后,住在我处有七、八个月。我在1936年发起成立一个“中国佛教护国和平会”。“护国”,是佛教用语,意即抗日;“和平”,指的是反对内战。我担任“中国佛教护国和平会”的总干事。这个和平会与救国会毫无关系。据吴大琨说,钱俊瑞曾代表救国会来看过我。抗战初期,吴大琨拉我到文化界救亡协会去,我才知道我是该会的理事。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政府既然表示要抗日,总要有所行动。1937年上半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召集上海慈善界的领袖(主要是佛教界)开会,组织成立了“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

“慈联会”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不是一回事。“慈联会”是个临时的组织,完全是为了抗战和救济难民,性质相当于抗战后援会,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是个长期的组织,抗战爆发时已存在好多年了。上海的民间慈善团体数以百计,过去官方从未加入过。“慈联会”由国民党官方出面发起,官民合办的组织,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慈联会”的主席是许世英,副主席是屈映光、黄涵之、黄延芳、闻兰亭、潘公展等。潘公展是当时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救济工作由社会局管,所以潘就带了一些工作人员到仁济堂办公,指挥大权在社会局人员手里。仁济堂是个有200多年历史的全国闻名的慈善机构,本来就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办公的地方,主要是搞募捐、赈济、施送医药等慈善活动。国民党政府要吸收社会上的人力物力,必须依靠这些民间慈善团体。

“慈联会”中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黄涵之先生,是佛教界和慈善界的老前辈。黄老先生热心公益事业,是个热忱的爱国佛教徒,在上海慈善团体中很有号召力。他很信任我,要我做他的

助手。那时我只有 30 岁,担任中国佛教会的主任秘书(即现在的秘书长)。“慈联会”成立,我被选为常务委员,驻会办公。我和慈善界、佛教界的几位老先生关系都较深。

“七·七”事变后,形势越来越紧了,“慈联会”就在仁济堂开始办公了。“八·一三”的前两天,形势紧张起来,“慈联会”租了 10 辆卡车准备运送难胞,中国佛教会组织了僧侣救护队准备上前线。许幸之和他的爱人陆露明、吴大琨等人先后来找我要工作,我让他们等一等。8 月 14 日,由郊区进入租界的难民挤满了仁济堂门前的云南路。下午,我因事离开办公室,刚走上楼梯时,“大世界”上空落下一颗炸弹,巨响巨震,工作人员全都趴在桌子底下。我回到办公室一看,震下的砖把我桌上的玻璃板都打碎了。当时潘公展和其他老先生都不在,炸弹爆炸后,卡车司机也找不到,僧侣救护队的一个青年和尚吓得直哭。社会局的工作人员从桌下爬出后全往外跑,我就喊:“你们跑了,外面的难民怎么办?”他们不理我,只顾自己逃命。

我出大门一看,千余难民们拥挤街头,哭声响成一片,而此时天色已暗,正在焦急紧张之际,吴大琨来了。我说:“你来得好,我们把难民安置起来。”我和吴大琨各执一面红十字小旗,走出去对难民说:“跟我们走,我们找地方安顿你们。”这时天色已黑,我俩带着难胞沿着云南路、西藏路一直往北走。一路上不见行人,连巡捕(警察)也没有,头顶上枪炮弹如流星飞

过,成千的难民默默地跟着我们走。

首先走到“宁波同乡会”,我经常在这里练拳,很熟悉这个地方。铁门关着,我正想翻过去把门弄开,正巧有一个巡捕路过,他自告奋勇翻进去把铁门打开了,送进去一批难民,占领了这座空楼。我对他们说:“今天你们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我们有人来照顾你们的。”接着,又率领难民到了金城大戏院、天蟾舞台、共舞台等处,都占领了下来。这一夜,就这样找到了十多个收容难民的地方。

第二天,潘公展和他带来的工作人员都不来了。后来,据社会局的人说:日本飞机是看中他们才来炸的。所以他们不敢再来了。屈映光、黄涵之几位老先生来了后,听了我们的汇报,说:“既然如此,他们不来,只好由我们办了。”于是决定了在“慈联会”下设立一个“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统筹办理难民的收容、救济工作,由屈映光任主任,黄涵之等任副主任。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做了那么一件事,所以让我以“慈联会”常委身份兼任救委会收容股主任。

“慈联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下设收容股、给养股、总务股、卫生股、遣送股等。收容股主管各收容所的成立、迁并、人员任免、教育及行政工作。收容股和收容所的成员多数是比较进步的人,其他股的人员一般都是从事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人。他们虽然不是左派,但都满怀爱国主义的热情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做了许多事情,如给养股主管难民的衣食问题;遣送股负

责难民的遣送；卫生股主管难民的医药卫生问题，他们既为难民服务，也救治伤兵。当时中国佛教会还成立了一个僧侣救护队，也归“慈联会”负责供给衣食及救护用品，队长是宏明法师。这个队到前线救护伤兵，直到国军西撤时随军西行至武汉。这些股的人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难民工作离开他们是不行的。写历史应该给他们记上一笔。

老先生们都有爱国心，都是虔诚的佛教徒，特别是黄涵之。太平洋战争后日军进入租界，黄涵之被抓，吃了不少苦，后被李思浩救出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上海宴请各界人士，唯独不请黄涵之，大概是因为“慈联会”左了。其实许多事情是我们做的，黄涵之他们并不知道也根本想不到，但国民党是记了帐的。解放后，陈毅同志宴请各界人士，我对刘晓同志说：“黄涵之应当请。”后来陈毅同志宴请了他，并给他作了适当安排。这是后话。

收容股工作开始的时候，我要找个助手，黄涵之派跟他多年的老秘书陆德绅来当副主任，我就派许幸之当金城收容所主任，许幸之的侄子许晴在他的所里工作。我和许晴原来就很熟悉，对他很欣赏。我就与许幸之商量，把许晴找到收容股来帮忙。许晴到底是什么身份，我不晓得。直到他在战场上牺牲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那时候，上海地下党处于秘密状态，我做难民工作的四年里，没有一个人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人传达党的意思，要我办什么事。我始终不知道谁

是共产党员，只是猜想某某可能是有关系的。吴大琨也在收容所帮了我一段忙，不久便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许晴说：“我要走了，我介绍一个人代替我。”这个人也是在金城收容所工作的，当时用的名字是焦明，就是刘平若。焦明前几年对我讲：“当时许晴让我跟你工作，我不愿去。”我对许晴说：“让我跟这种人（指赵朴初）打交道，我不干。”他那时把我看成是旧脑筋的人。许晴对焦说：“你与这个人不能共事，你还同谁一起共事？”焦明就是这样来的。后来我们工作得很投机，合作得很好。他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我认为这个人同共产党有关系。

我用人主要靠焦明。只要我问他：“你有人吗？”他必然会说：“有”。在用人问题上当时我有考虑：如果我不介绍人，黄涵之就要派人来。他派的人，仅仅限于单纯的救济工作，起不到抗日救亡的作用。我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取消了“救济”两个字，而简称为“难民工作”。每逢黄涵之问我某某收容所主任人选时，我必然说有，先报个名字，然后找焦明要人。焦明介绍来的人就顶了我起的名字。例如有一个叫“方知达”的，这名字就是我起的，他的真实姓名叫颜阿章，后来当了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这个“方知达”也一直用到今天。还有周新民（现名周克），也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八·一三”后有一天，法租界卢家湾西牢房释放了一批人送到仁济堂。我想这些人肯定都是政治犯，便马上吩咐给他们洗澡、换衣服，送到难民收容所去。这批人在收容所

起了作用,成了骨干。一些老党员如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等都在难民收容所做过工作。

随着战争的进展和租界沦为“孤岛”,近郊、闸北和南市等处流离失所的工人、农民、贫民大批涌入租界成为“难民”,难民收容工作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慈联会”所属的难民收容所先后有 50 多个,收容难民约 50 万人次。除了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外,还有难民救济团体。潘公展和社会局的人们在慈联会救委会成立后不久,在浦东同乡会成立一个“慈联会”救济难民组织,人们简称为“救分会”,先后设立了 100 多个收容所,也收了几十万难民。不久,潘公展他们离开了上海,就由黄延芳先生负责。法租界有个天主教办的国际难民收容所,那是一个小规模的组织。

救济难民没有钱不行,“慈联会”的经费从哪里来?开始时经费是由社会上各方面筹集的,有不少人捐助钱财物资,有的还演戏义卖,但这些款物毕竟有限的。沪战未结束之前,大家捐款还很踊跃;国军西撤后,捐助就渐渐少了。王一亭、许世英、屈映光等先后去了重庆。这时候,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相当于部一级的组织,叫做“赈济委员会”,由许世英任主任,屈映光任副主任。黄涵之留在上海,表面上是“慈联会”难民救济委员会的主任,实际上他还担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第三战区救济委员会的主任。以后的钱是国民政府拨给的,这笔钱不仅拨助“慈联会”(仁济堂方面),也给“救分会”(浦

东同乡会方面)。黄涵之虽主管第三战区的救济,实际上只能管到上海,钱也都用在上海,因此比较有钱。除上述两个组织外,有些小团体在经济上也得到“慈联会”的帮助。

“慈联会”所属的难民收容所大都用所在地的地名为所名,如设在金城大戏院的叫金城收容所,设在正大银行的叫正大收容所,设在群玉坊的叫群玉收容所等。“救分会”的收容所用数字排列,如第一收容所、第二收容所……

1939 年战线西移,“孤岛”畸形繁荣,戏院、饭店、银行、钱庄等逐步恢复营业,纷纷要求退还难民所所占的房屋。于是随着难民数量的减少,我们便将收容所合并起来。1939 年 8 月,在北浙江路普善山庄的义冢地搭起了棚屋,把许多小收容所合并到那里,设立了最大的慈愿收容所。慈愿和大慈、慈兴三所连成一片,收容难胞约 7 千人,派梅达君为主任,张蓬为副主任。张蓬不久离开了,由周克接任。由于人太多了,做饭成了大问题,由给养股设法用蒸汽烧饭,作长期救济的打算。

收容所里的难童相当多,有个文化教育的问题。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的张菊生、李伯龙等(都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人职员)主动找我联系,说他们愿意资助一些教育费,帮助开展难童的文化教育工作。我们马上就在难童中选拔一批优秀的集中在一个收容所里,所名是我起的,叫“工华收容所”,由丁瑜任主任。这个所的工作生动活泼,培养了一大批孩子,他们后来参加

了新四军。工部局华员俱乐部做了一些工作,但它不是一个救灾的团体,不是一个担任这项事业的组织。

成立慈愿收容所后,许多干部集中了起来,管理的条件大大改善了,成绩很大。当时的一些教育家,如知名人士刘湛恩、陈鹤琴等人和一些同情我国的外国人士也主动来支持我们的难民收容工作。陈鹤琴先生当时负责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他大力支持在收容所推行新文字运动。胶州收容所有几个教员被日寇指名要求租界当局逮捕引渡,巡捕房把他们扣留了。我们通过陈鹤琴的关系,把他们保释出来。

沪战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难民多是从郊区来农民,工厂来的工人,其中有许多好的年轻人。我想,如果把他们集中起来也能为抗战出点力。我就与焦明商量,就先把男的青壮年集中起来,成立了正大收容所。让焦明一方面在收容股工作,一方面兼任正大收容所的主任。经过教育动员后,我们用“慈联会”救护伤兵、难民的卡车,送一批批青壮年到大场等地的前线作战部队参加作战。当时部队的番号记不清了,可能是88师、82师或36师,都是国民党的军队。

国军西撤后,上海成了“孤岛”,难民下一步向何处去?我想求教于共产党,就与焦明讲,我想见见共产党的代表。没过几天,焦明给了我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字条,约我某月(大概是11月或12月)某日某时,到福煦路一条弄堂里见潘汉年。条子是谁写的当时不知道。“文革”后见到焦明,问起这

件事,他说那条子是张爱萍写的。我按照条子上约定的地点、时间去了,接见我的人刘少文。我说:“条子上写的是见潘汉年,我不能谈。”刘少文约我第二天再去。第二天在同一地点、时间见到了潘汉年。我对潘说:“上海已成‘孤岛’,难民中有许多好的青壮年,是否可以动员组织起来打游击?”潘汉年回答说:“这是平原地区,不宜打游击,你的难民收容所可以迁到郊区去。”我当时不清楚平原地区是否能打游击,但从心里不同意把难民送到郊区去,因为郊区正是日本人的占领区,把许多青壮年送出租界到日占区无疑是资敌。

潘汉年同志当时为什么不同意在平原地区打游击?现在了解到,当时党领导下有一支别动队曾到郊区作战,遭到了失败。朱启奎、周克等人就是从别动队退入租界进入收容所的。别动队的失败距我与潘谈话不过个把月,当时党可能考虑游击条件尚未具备,故暂不轻举妄动。这样,难民既不能去郊区打游击,我又不愿意把难民所迁往郊区去,那么难民究竟向何处去呢?难民的出路就成了当时我日夜思考的大问题了。

那时,我知道屈映光从上海租界租用英国船运货到温州做生意,有一位佛教人士潘人伟替他当经理。当我知道新四军成立的消息后,心中不禁一动:船既然可以来往运货那当然也可以运人了,是否通过这个途径把这批人送到新四军去?于是我就同焦明商量,将难民组织起来,经过温州送到

新四军部队去，问他是否可以到新四军军部谈一谈。焦明去了回来说，新四军非常欢迎上海难民去。于是，我们就开始做准备。“文革”后我才知道，焦明到新四军军部是余立金同志接待的。之后，新四军便派余立金到上海，在正大收容所当管理员，做准备工作。

那时已是1938年初。屈映光去重庆后，“慈联会”由黄涵之负责。我去同黄涵之商量，说难民中有许多壮丁，送回郊区等于是资敌，留在“孤岛”上也不是事情，不如把他们送到内地垦荒去。黄赞同我的意见，决定提出“移民垦荒”的口号，并向救济委员会打报告，国民政府同意了，便具体安排遣送难民的事宜。遣送的具体事务都由“慈联会”的遣送股办理，并由“慈联会”租了一条英国船。那时，租界当局也赞成疏散难民，答应发路费、衣服给被遣送的难民。我们把这批青壮年、少年难民中的优秀分子和不少收容所里的干部组织起来。为了掩护，还安插了不少乞丐、流浪汉等在里面，到了温州后，这些人另外安置。精锐部分由朱启銓、汤镛带队前往新四军军部。

这件事是我提议的，并与焦明商量，取得新四军的同意。这是一件成功的事情。“文革”后我才知道，当时党中央表扬了这件事。

1938年秋冬间，江南抗日义勇军成立起来后，焦明就离开我去“江抗”了。在此之后，上海附近已有了抗日队伍，收容所的干部和难民便直接前去参加抗战，出所时用自动回乡生产名义，由“慈联会”发给遣散费。

1940年，梅达君、周克负责的“慈愿收容所”的难民到仁济堂搞了一次“大请愿”，这是左倾幼稚病的表现。这个示威影响了我与黄涵之的关系，使我处于尴尬地位。好在这时难民工作已接近尾声，青壮年中好的难民都走了，剩下老残妇孺孤儿逐步设立经常性的救济机构，分别安置。这事我后来问过梅达君。梅说：“我们是试验试验嘛！让他们多一点斗争经验嘛！”这简直是儿戏，而且事先不跟我打招呼，使我很难。

这时我便离开了“慈联会”。为了生活，托吴耀宗介绍到麦伦中学当教员。在麦伦教了一段书后，亲戚关炯之先生主办的净业孤儿院要我去主持。我去后把它改成专收流浪儿童的教养院，这也可以说是难民工作的继续。段力佩（现为上海的一位有名的教育家）、太慈收容所主任计淑人（后去台湾牺牲）等都是该院的老师。后来这个教养院改成上海少年村，先后出了一些人才，有的后来当上了人民解放军的军级干部，有的在教育界成为高级干部或教授。这是难民工作之后我照顾到了一支。

（龚凯进根据赵朴初1987年7月10日、13日两次谈话整理，并参考了沈忆琴等人的整理材料。原载《抗战时期的难民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今年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赵朴初先生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做出了丰功伟绩，特发此文以纪念。——编者按）

继续推行“人间佛教”思想的现实意义

张秉纶

朴老倡导和推行的“人间佛教”思想,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它既继承了近代佛学大师太虚、印顺等“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思想观念,又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我国佛教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在长期领导佛教工作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人间佛教”思想,并在实践“人间佛教”方面作出卓越贡献。我国佛教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完成了向当代的转换,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了佛教本身的发展。现在,我们对“人间佛教”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推行,不仅对佛教内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社会上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它有利于消除一部分人对佛教的误解,提高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有些人认为佛教与其他神道一样,烧香拜佛是迷信,认为佛教寺内僧尼参禅打坐脱离实际,是消极遁世,不符合时代要求,等等。朴老在《佛教常识答问》一书中,以答问的形式,对佛教

的创立、传播和发展、演变,佛法的基本内容,以及教义、教规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系统的阐释,最后落脚到建立“人间佛教”,对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佛教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现在有些人对佛教存在一些误解,主要原因是对佛教与其他神教有什么不同不大了解,需要着重加以说明。佛教不承认有什么救世主,不认为在人类之外有什么神主宰着人类的一切,不认为人的吉凶祸福可以祈求神的力量来保护。佛教所信奉的佛也不是神,佛是“觉者”或“智者”,是有自觉觉人的智慧和功行并已达到最高、最圆满境地的人。大乘佛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只是被贪、嗔、痴等邪念掩蔽了,只要通过自身的学习、思考和修持,消除了一切邪念,觉悟了,皆可成佛。朴老说:“成佛必须先要做个好人,做个清白正直的人,要在作好人的基础上才能学佛成佛。”这与我们在《国际歌》中所唱的“从来没有救世主,不靠神仙和皇帝,也不靠英雄豪杰,



1955年8月17日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赵朴初居士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日本佛教会赠送观音菩萨像，由该会副会长椎尾辩匠法师接受。

全靠自己救自己”的精神是一致的。只要这个主要认识问题解决了,其他如佛教是正信而不是迷信,佛教是积极进取而不是消极遁世等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我们要通过深入学习探讨朴老“人间佛教”思想,针对一些人提出的不同问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群众容易理解的通俗语言,来阐释“人间佛教”的思想,以消除一些人对佛教的误解,提高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是很有必要的。

二、它有利于净化人的心灵,提

高人的品德。朴老在《佛教与中国文化》中讲:“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五戒、十善和六度、四摄,前者着重在净化自己的身心,后者着重在利益社会人群……我们要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继承前人的遗业,以‘人间佛教’的人世度生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在当今物欲泛滥的社会上,有些人为了个人私利,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我们深入研讨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对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道德品质是非常必要的。假



1995年10月,赵朴老邀请日本佛教界老一辈友好人士的后代组团访华时合影于北京广济寺。

使人人都能依照五戒、十善的准则行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人民社会和平康乐,社会就会安定团结,国家就会繁荣昌盛。

三、要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提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优良传统,其中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注重学术研究。在这方面我有一点亲身体会。记得在1989年初,我们安徽、湖北、河南、广

东四个省统战部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商定,准备开展禅文化研究,把我们的打算向朴老作了汇报,他很支持。朴老说佛禅文化博大精深,很值得深入研究。他说,中国禅宗菩提达摩是外国人,二祖慧可是中国人,慧可实际上是中国禅宗的第一人,二、三、四、五祖主要活动在安徽、湖北边境,这几个地方都相距不远,以后通过研究禅文化,把这一些地方建成一个禅宗大道场,可以吸引国内外很多人到这里参观朝拜,这对发展当地旅游,

推动经济发展,都很有意义。我们几个省的同志听到朴老的意见,都很受鼓舞,决定各省回去,先在本省范围内组织力量开展研究,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开规模较大的会加以推广。以后我们几个省都开展了一些活动,作了一些研讨,后来由于人事变迁等原因,这项活动没有深入开展下去。我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遗憾,殷切希望有志于这项工作的同志,能够薪火相传,继续开展下去,以实现朴老提出的希望。

四、它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农禅并重是朴老提出要发扬的三个优良传统之一。早在唐代,禅宗六祖慧能的三传弟子百丈怀海就根据禅宗发展的需要,创议别立“禅居”,制定“禅门规式”,实行“普请法”。根据“普请法”,禅院上下凡能参加劳动的,都得参加集体劳动,包括开山、垦荒、耕作、植树、采薪、种茶等,各尽所能,全面实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活方式。僧众通过自己动手实现自给自足,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主动权。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我国古代许多寺庙僧徒们通过艰苦创业,辛勤劳作,精心管理,开创了在山青水秀、绿树成荫之中,掩映着一座座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名刹大寺,装点了我国的锦绣河山。现今太平盛世,不少地方要求恢复重建一些寺庙,不仅是为了适应佛教本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一些风景优美的景点,吸引人们去

参观朝拜,发展旅游事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五、它有利于加强国际友好交流,促进世界和平。这是我国佛教要发扬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从印度创立,广泛流传于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又经我国传往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后欧美等许多国家都有佛教流传。现在全世界约有佛教徒三亿多。在历史上中国和亚洲不少国家的高僧大德,曾攀山航海往来于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传播友谊种子,交流中外文化。佛教的本质是和平的,它教育信众要仁爱、慈悲,消除贪欲和自私,这是实现和平的思想基础。朴老讲:“一个佛弟子应该是一个和平战士……佛弟子应该一方面克制个人的私欲,消除邪见和自私,培养慈悲和智慧,以取得自己内心的和平,另一方面,应该反对侵略和残杀,反对压迫和榨取,促进人类的友爱合作,以取得世界的和平。”朴老的一生在加强国际友好交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朴老生前大力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号召我国佛教界“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要继承朴老的遗愿,努力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作者系原安徽省委统战部部长,安徽禅学研究会会长)

朴老与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劫后复兴及其贡献

宗 性

专 辑

14

赵朴初研究动态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内容提要:“文革”结束后,朴老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和中国佛学院院长,全面主持和推动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的复兴和重建,他一生高度重视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的综合整理指出,朴老是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劫后复兴的推动者,为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做出了复兴性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佛教教育 复兴 推动

引 言

朴老¹(1907—2000)是新中国佛教事业的卓越领袖,他参与并主要负责了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及成立事务,长期主持并领导中国佛教协会的会务工作。一生为佛教事业的转型、重建、复兴、发展奉献了全部精力,为中国佛教界政策落实、道场建设、理论研究、对外交流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赢得了海内外佛教四众弟子的尊崇和爱戴,深受景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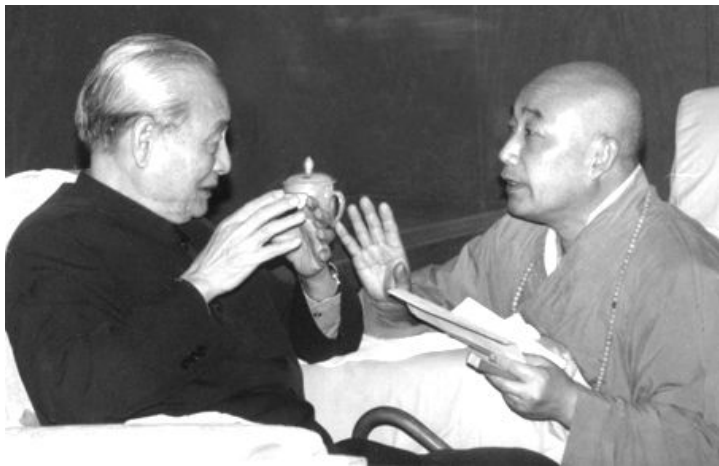
朴老在长期主持和领导中国佛教协会的会务工作中,在心系全国佛教事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一直关注事关佛教事业发展大计的人才培养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朴老在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时,积极参与推动成立了中国佛学院,这是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的先导和肇始。改革开放后,朴老因势利导,在困境中倡议中国佛学院复校,并大力支持各地方或恢复、或创办了一批佛教院校,为新时期中国佛教事业的传承培养了大量人才,缓解了“文革”后人才青黄不接的危机。

为了展现朴老在“文革”结束后与佛教教育事业的殊胜因缘,理解朴老对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关注的情怀,认识朴老以他的智慧推动佛教教育事业复兴的功德,本文以《现代佛学》、《法音》、《赵朴初文集》等文献为中心,梳理了朴老在特殊时期,以自己的智慧推动佛教教育事业重建的举措,彰显朴老以佛教教育事业为抓手,大力培养传承中国佛教事业人才工程的卓越贡献,并以此表达对朴老的无尽缅怀和追思。

一、推动佛教教育事业复兴的契机

“文革”结束后,因外事和会务的需要,中国佛教协会和部分地方佛协逐渐恢复了正常工作,全国少量著名的重点



1988年赵朴初与
传印法师亲切交谈

寺院也重新恢复宗教活动。在经历过十年“浩劫”后,大部分寺院被占用,僧尼被遣散,在运动中,僧伽人才也凋零无几,能重新回到佛教界和寺院的僧尼,大部分都是年事已高,或者体弱多病。这一现实情况,无论是对重新恢复工作的佛协来讲,还是恢复宗教活动场所的重点寺院,最窘迫的任务就是后继无人的严峻现实,如果不及时培养佛教僧伽接班人,佛协的正常运转,寺院的规范管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摆在重新恢复工作的中国佛教协会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解决青年僧伽人才培养的实际问题。朴老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这一问题自然也成为他最关注的工作重点。

1980年4月13日至5月28日,由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放送社联合组织的“鉴真和尚像中国展”先后在江苏扬州和北京展出。北京的展出,先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了7天后,移送至千年古刹——法源寺展出,规模巨大,气氛热

烈。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法源寺还不是佛教界自主管理,也没有常住的僧人,为了迎接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中国佛教协会在朴老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巡展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僧人匮乏,中国佛教协会经过努力,从各地借调了一批僧人来北京参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活动,这些借调来的僧人中,也不乏一些年轻的僧伽。这期间,有一批在“文革”中被遣散的中年以上的法师也回到北京,在法源寺参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的工作。活动结束后,朴老以其敏锐的智慧,向中央提出了建议,以这批青年僧伽为基础,依托回到北京的一批中年以上的法师为师资力量,倡导并恢复中国佛学院。

是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恢复中国佛学院,并成立了筹备小组,拟定复校方案和招生简章,采取重点招考择优录取的原则,招收具有初中、高中及大学文化程度的僧青年,作为预科,学制两年²。



1956 年,中国佛学院正式开学。

二、中国佛学院正式复校

是年 9 月,法尊法师被任命为中国佛学院第二任院长,中国佛学院正式恢复教学工作,招收汉语系学员 40 名。由于法尊法师年事已高,长期伏案从事翻译工作,身体健康状况极为不佳,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突然圆寂,这是中国佛教及其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1980 年 12 月,朴老被正式任命为中国佛学院第三任院长,全力肩负起中国佛学院复校后各项工作的重任。

关于中国佛学院复校后的情况,朴老在 1980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做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在工作报告中,朴老对中国佛学院复校时的一些基本情况和设想作了介绍,如该报告中说:

培养人才,绍隆佛种,是我们佛教界历来的愿望。当前,我们已经在法源寺重新开办了中国佛学院,培养志愿从事佛教工作、佛学研究的僧才。从各地考试录取来京的学僧,于十月一日

举行了剃度和受沙弥戒仪式,开始学习。将在此次会议期间,在诸位代表的参加下补行开学典礼。我们在苏州灵岩山设办了一所佛学院分院,招收学僧四十人,已于十二月十日开学,将于最近上课。并拟专设尼众部³。

这次代表会议,是自“文革”开始,中国佛教协会停止工作后的首次全国性代表会议,全国各地健在的高僧大德云集北京。朴老在报告中,向全体与会代表介绍了中国佛学院已经重新恢复,着手新时期佛教事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培养工作。当时的学员,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从各地借调来北京的青年僧伽外,有部分学员是从社会招收进来的,不是正式的出家僧人,所以佛学院还特别为这些来自社会的有志于佛教事业的青年,举行了剃度和授沙弥戒仪式。与此同时,在朴老的大力支持下,在江苏有关方面的配合下,还在苏州灵岩山开办了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从报告内容中还可以知道,朴老当时还有开办中国佛学院尼众部的构思。

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召开期间,由正果法师主持,并礼请参加会议的十名高僧大德组成十师僧团,为复校后的中国佛学院第一批学员传授了比丘戒。

预科班于1982年结业,有少量学员回到地方佛协或寺院参加到教务和寺院管理工作中。一批学员继续升入本科参加学习,这些学员经过两年的提高学习后,于1984年毕业,成为复校后的第一批本科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也先后回到了地方佛协或寺院,成为了推动新时期佛教事业复兴工作的基本力量。

三、对全国汉传佛教教育事业的整体布局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朴老除了关注中国佛学院的复校工作外,还对包括中国佛学院在内的佛教教育事业,有整体的思考和部署,他在1982年5月14日所作的“关于中国佛教协会一年多以来的工作情况和今年内的工作安排”的报告中,对佛教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工作还作了具体安排,该报告记载说:

培养僧伽人才以适应国内外佛教工作需要,既是我会一项重要的经常任务,又是当前落实宗教政策急需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中国佛学院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绝大多数学僧学习勤奋,成绩良好。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经过整顿,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了教学质量。为了迅速培养出一批急需的僧才,我们提出来在南京栖霞山举办短期僧伽培训班的方案,并已派员去南京进行各项筹备工作。

福建省佛协办了鼓山佛学培训班、佛像雕塑培训班。四川成都铁像寺正筹备自办尼众佛学院。我会还就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以本寺力量为主举办佛学院问题提出建议,争取早日实现⁴。

从报告可以看出,恢复后的中国佛学院,教学工作基本正常,新办的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似乎存在一定的困难,但经过整顿,也建立起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朴老不仅关心中国佛学院和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的情况,更对其它有办学热情的地方佛协和寺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朴老在报告中提到的在南京栖霞山举办短期僧伽培训班的构想,于1982年11月15日得以实现,并举办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朴老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⁵,强调了培训班在南京开办的特殊意义,并对参加学习班的学员给予了鼓励和厚望。以后,在栖霞山僧伽培训班的基础上,1984年更名为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了朴老的大力支持,并亲自担任了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的院长。

报告中提到的福建省佛协举办的鼓山佛学培训班、佛像雕塑培训班,后来因故停办。但在朴老的支持下,1983年春,福建省佛教协会在原男女佛学培训班的基础上,创办了福建佛学院,男众班设在莆田广化寺,女众班设在福州崇福寺,院部设在省佛协。1984年12月,福建还在厦门南普陀寺恢复了闽南佛学院。关于闽南佛学院的恢

复,早在1981年初,朴老曾去福建视察佛教工作时,就特别去了南普陀寺,对闽南佛学院的恢复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如他在赴福建调研回京后,在中国佛教协会集体办公会议上,作了“关于福建省佛教情况的谈话”,他在谈话中说: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全国代表会议中,有人提议要恢复闽南佛学院。这次到福建去,佛教界又表示这个愿望。闽南佛学院过去是南普陀寺创办的,与很多有名的法师有关系,如太虚、弘一、常惺法师等,也确实造就了不少的人才……事实上,这个佛学院有恢复的必要⁶。

由此可以看出,闽南佛学院的恢复,也倾注了朴老的心血。

报告中提到了四川成都铁像寺筹办尼众佛学院的情况,在隆莲法师的呼吁和奔走下,在四川省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特别是在朴老的大力推动下,经国务院批准,1984年9月,四川尼众佛学院在成都铁像寺正式成立,成

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专门从事比丘尼人才培养的专业佛教院校。朴老还受聘担任了四川尼众佛学院名誉院长,并于开学后不久,亲自到四川尼众佛学院所在地——成都铁像寺进行了实地视察,对隆莲法师的创举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学员做了激情演讲,鼓励学员勤奋学习,深入教理,学有所成。以上情况,足以感受到朴老对创办四川尼众佛学院的高度认同和对尼众人才培养的积极支持态度。

至于报告中提到的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举办佛学院的问题,也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逐步得以实现。早在1981年5月28日,朴老曾致函中央统战部有关领导,就在甘肃、青海、西藏筹办佛学院提出建议⁷,这一建议,得到了班禅大师、嘉木样活佛、贡唐仓活佛的认可,也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对于助推藏传佛教人才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1989年,班禅大师在北京西黄寺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朴老也表示了极大



1984年春,赵朴初会长亲切看望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全体师生

的支持,不仅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还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⁸,并受聘担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顾问。由此可以看出,朴老对藏传佛教后继人才的培养也高度重视。

从1980年中国佛学院恢复以来,至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有十余所佛学院相继成立。1993年10月15日,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报告中,对中国佛教协会加强培养佛教人才的工作作了回顾,他说:

本会大力加强培养佛教人才的工作。一九八〇年恢复了中国佛学院,继而成立了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接着,福建省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四川省佛学院、普陀山佛学院、九华山佛学院、岭东佛学院、江西佛学院、黑龙江依兰尼众佛学院等一批汉语系佛学院相继成立⁹。

以上十余所佛学院,有的是复办,有的是新办,有的是地方佛协举办,有的是重点寺院开办,这些佛学院的成立,大多是在中国佛学院复校的基础上展开的,有的是朴老直接支持的结果,有的是朴老间接关心而成立起来的。除以上佛学院外,各地佛协和重点寺院还先后开办了规模不等的佛教院校,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有汉传佛教院校三十余所。

从现在来看,佛教教育事业能有这样的局面和发展态势,与朴老在推动劫后佛教教育事业复兴过程中整体布局的思路是分不开的,朴老有计划

的在全国各地有条件和资源的省份,积极支持并鼓励佛教院校的设立,为形成突出重点、上下衔接的全国佛教教育事业整体联动格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 语

朴老一生的经历,几乎涵盖了整个二十世纪。朴老青年时与佛教结缘并皈依佛门,开始致力于中国佛教事业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五十余年的工作中,朴老经历了不同形势下中国佛教事业的艰辛曲折和复兴发展。朴老在主持和领导中国佛教协会全面工作的同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为多方面推动新中国佛教人才培养工作,做出了积极努力。

“文革”十年浩劫,中国佛学院也未幸免于难,全部教学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文革”结束后,正是朴老运用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的机会,抓住缺乏僧伽人才的现实状况,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提出建议,恢复了中国佛学院,重新恢复中国佛学院的各项教学工作,为佛教人才培养工作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中国佛学院的恢复,从抓机遇,到具体过程,朴老都亲自过问,才为劫后复兴的佛教教育事业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与朴老强有力的推动是密不可分的,为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做出了复兴性贡献,其功德将永载中国佛教教育史册!

正是以中国佛学院恢复为契机,各地方佛教院校才能得以顺利成立,这一大事因缘,与朴老的睿智是分不

1998年赵朴初为中国佛学院学僧颁发毕业证书



开的，正是朴老的运筹帷幄和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佛教教育事业才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经过不断努力，培养了一大批僧伽人才，成为当今中国佛教事业各项工作推动的中坚力量。

注释：

1、朴老是世人对赵朴初先生的尊称，来源于抗战时期，因他经常与黄涵老（黄涵之）、关桐老（关桐之）等老先生在一起，于是有人开玩笑地称呼他为“赵朴老”，当时他才30多岁。

2、参考《中国佛学院大事记》，载《中国佛学院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册》，1996年10月，中国佛学院编印。

3、载《法音》1981年第1期，第7页。收入《赵朴初文集》卷上，第443页，2007年10月第一版，华文出版社。

4、载《法音》1982年第4期，第8页。收入《赵朴初文集》卷上，第516-517页，2007年10月第一版，华文出版社。

5、载《法音》1983年第1期，第25-26页。收入《赵朴初文集》卷上，第

525-527页，2007年10月第一版，华文出版社。

6、载《赵朴初文集》卷上，第485-486页，2007年10月第一版，华文出版社。

7、载《赵朴初文集》卷上，第487页，2007年10月第一版，华文出版社。

8、载《赵朴初文集》卷下，第859-860页，2007年10月第一版，华文出版社。

9、载《法音》1993年第12期，第9页。收入《赵朴初文集》卷下，第1230页，2007年10月第一版，华文出版社。

10、明初诗人丁鹤年的《过安庆悼余文公》诗云：“千里荆扬凭保障，七年淮海赖澄清。”纪念元末驻守安庆、抵抗判军，坚持七年，最后城破自刎的忠义英雄余阙（1303~1358）。荆、扬是指荆州与扬州，淮、海指的是淮河与黄海。表明了包括太湖在内的安庆地区在全国中东部位的战略形势与重要地位。

（宗性法师，中国佛教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成都文殊院方丈）

太湖禅宗文化的特色与成因

史向前

皖西太湖自南朝刘宋(420~479)开始建县至今,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尤其是佛教禅宗文化,最为出色。概括起来,具有历史悠久、禅宗独秀、走向人间等特点,在中国禅宗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意义。衡诸其特色形成之原因,则主要基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多元的文化基础。

(一)历史悠久 地位突出

安徽地域是中国佛教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早在佛教初传的东汉时期,江淮大地就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位佛教的弘扬者——佛教活动家笮融和佛经

翻译家严佛调。当时属于皖地的太湖县实际上处于他们活动和影响的范围之内。不过,据《县志》等现有史料,标志佛教文化正式传入太湖县的则是东晋初年西域高僧佛图澄(232~348)在该县城北寺前镇建立的佛图寺。

北方各民族区域的佛教,发轫于佛图澄在后赵的弘传。佛图澄于西晋末年经敦煌来到洛阳。恰值“五胡乱华”,士族南渡,随即被后赵石氏所请,尊为“大和尚”,在后赵推行教化,以谋求其政治统治的神学依据。他是西域高僧到达中国传教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争取最高统治者支持而帮助佛教



太湖县四面寺遗址全景

发展的僧人。《高僧传》说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这正适合了当时北方社会各阶层的需要。石赵之所以信服佛图澄,主要不是出于他对佛教经义的精解,而是因为他是一位天赐“神僧”,是被他的道术与咒法产生的应验作用所折服。所以每有军政大事,必咨而后行,并要求他与弟子们在征战中随军护佑。并在所经州郡,建寺弘法;同时南方佛徒对佛图澄也相钦敬,乐观其成。据载他的门徒,前后几近一万,经他及其弟子建立的寺庙就有八百九十三所(《佛图澄传》),太湖县的佛图寺就是其中之一。汉魏时期的佛教活动主要是一种民间行为,至此而变为国家行为。正是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北方的佛教开始了大规模传播,并很快波及到南方。

后赵政权与东晋基本以淮河为界分治,太湖县时属东晋管辖。佛图澄可能是随从后赵军队南进途中,暂驻太湖,观其胜境而建立佛寺的。史载“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今安徽和县),临江而旋,京师大震。”(《晋书·石季龙载记下》)因为太湖是当时北下的一条主要通道;所以佛图澄可能来过太湖,至于该寺以“佛图寺”命名,想必确属佛图澄所亲为的原因。这也是江淮地区有文字记载最早的佛教寺院,同时也是全国独一无二以“佛图澄”命名的寺庙。现在在全国所存佛图澄所建寺庙已为数不多,更加显示出其突出的代表意义与历史地位。该寺还充满历代文人游览后留下的大量诗赋题刻,进一步丰富了其佛教历史文化内涵。

(二)禅宗源头 花落又开

太湖是中国禅宗法统的历史源头,是中国佛教禅宗文化的发祥地。从北周至北宋,先后有禅宗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五祖弘忍、六祖弟子本净禅师,临济宗传人白云守端、曹洞宗传人投子义青等禅宗大师在太湖开设道场,培养了一大批传灯人才和信佛居士。为我国佛教,尤其是禅宗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禅定或坐禅是佛教修持以达到解脱的一种最为基本、有效的途径。早期流行的佛教禅法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南北朝时期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536)在嵩山少林寺所弘传的楞伽禅法。达摩所传的楞伽禅法以《楞伽经》中的如来藏佛性思想为根据,强调“壁观安心”,主张“理入”和“行入”并重,即把对宗教理论的悟解和大乘禅学的实践加以结合。达摩曾在北方嵩洛一带修行、传播这种禅法,但受到当地其他禅学派系的排斥而无法立足,直至其弟子慧可将此禅法传播到南方太湖之地以后,才得以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慧可(487—593)是北周洛阳人。史载慧可在向达摩求法时,达摩说求法之人应不以身为身,不以命为命,于是慧可便立雪数日,断己左臂以示决心,终得达摩“安心”法门,并被尊为禅宗二祖。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断臂求法”的故事,同时也是慧可禅定功夫的表现。慧可得到达摩衣钵相传之后,开始在北方弘法。但好景不长,因为传统禅师的排挤,尤其是北周武帝掀起了一场毁佛运动,传法活动无法进行。于是,慧可逃

到了皖江太湖地区,隐居于太湖县境内的狮子山和司空山,一边开荒种地,一边参禅传法。同时弟子僧璨也来到了此地,与慧可一起从事苦修。二祖慧可在太湖共驻锡三十一年,并传衣钵于三祖僧璨(?~606),在此完成了传法使命。至今,狮子山还留有二祖禅床、藏经洞等圣迹以及后来修复的二祖禅堂等寺庙。慧可继承了达摩禅的基本内容和精神。但在禅法风格和传法方式上,慧可却根据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传法的实际需要,对达摩禅法作了改造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慧可没有严守达摩“壁观”安心法门,而是注重不依他力的内心觉悟,开启了禅宗“明心见性”之先河。这正是慧能祖师禅的基本精神。

《僧璨传》说璨禅师“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皖公山。”(《景德传灯录》卷三)皖公山即今太湖东部的天柱山。唯一的弟子道信在此随其静修禅业,蒙受传法。杨隋大业年间,四祖道信(580~651)应蕲州(今湖北蕲春县)僧众所请,从此西上黄梅(今湖北黄梅县)双峰山开辟道场,并付法于五祖弘忍(602~674)。因弘忍所住在双峰山之东,遂有后来大开中国禅宗的“东山法门”。

唐高宗咸亨年间,禅宗五祖弘忍也曾到太湖县讲经说法。《佛祖历代通载》卷第四十九记载,五祖弘忍来舒州太湖的法华寺,并在该寺的禅房小住。然后到离此八里的西风洞坐禅弘法,后人遂称西风洞为五祖洞,并自此建立西风禅寺。另外,据《县志》记载,唐宣宗李忱在未登位前,因躲避宫廷政治斗争,在太湖县四面庵出家隐居过一段时间。登基

后,改元大中。于是亲自为四面庵题字并写碑文,改四面寺为大中寺从而把太湖佛教文化推向了一个高峰。

入宋以后,一代高僧、禅宗二十一世白云守端禅师在太湖县白云山的海会寺弘扬佛法,开设禅宗道场达17年之久,并在此将临济正脉付予二十二世法演,法演在此又培养了慧勤、克勤、清远等一批传灯人才。其后又有曹洞传人投子义青等九位禅师相继在太湖开设道场。花落又花开的禅宗后起之秀——临济宗与曹洞宗,就是在太湖县发展壮大起来,进而广传天下的。

(三)走出山林 走向人间

如果说二祖慧可等早期时代,因为面临社会动荡、佛教劫运,不得不远离城市,而以山林为依托的话,那么,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统治稳定,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形势,中国佛教禅宗也开始了发展的转向,即走出山林,走向人间。作为禅宗发祥地的太湖县也同样表现出了这一特点。

这在实现禅宗中兴的临济宗那里已经开始。北宋徽宗年间,禅宗二十三世佛果克勤在海会寺跟随法演学成后,便从太湖走了出去。当克勤在海会寺辞别法演时,法演告其“四戒”曰:“第一有势不可使尽;第二有福不可受尽;第三规矩不可行尽;第四好话不可说尽。……”是已充满了儒、道两家待人处世的伦理和艺术。后来克勤一生辗转江南弘法,接引了无数士人衲子,而且不断获得统治者的褒奖,真正实现了禅宗的中兴。克勤弟子大慧宗杲进而提倡“以菩提心为忠义心”,将儒佛两家打成一

片,更是赢得了包括朱熹等人在内的儒家学者的尊重和敬佩。这种转向对于太湖县的佛教建设来说,因为人才流失,似乎是不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种发展。那就是佛教文化从此进一步向民间渗透,真正走向了世俗化。太湖县境内虽然名刹很多,但更多的寺庙还是在明清时期建立起来的;而且不只是建在山林,更多的是建在城市乡村,真正成为了佛教之乡。

从此佛教文化便深深植根于太湖大地,也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孕育了许多社会精英和佛教僧才。至今,太湖乡镇、村庄的许多地名都与佛教有关,民俗风气也与佛教紧密相关,就连崇信佛教的居士也多于他县,据有关资料反映,达到了两万多人。据《县志》所载,太湖民间一直有着农历四月八日过浴佛节的习俗,意为大佛圣诞日,要采聚楝叶与大米一起下锅,把米饭染成乌色,全家共食,以示庆贺。至于民间丧葬礼仪,也多会请和尚或道士上门做法事,以“超度”亡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先生就出生在这块佛教圣地,并生长在一个向佛事佛的大家庭中。可以说,正是太湖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把他引向了从事佛教救世的道路。而且他提出的“人间佛教”的理论正是中国禅宗历史转向的发扬与光大。

衡诸太湖禅宗文化的形成,约有两大大基本原因,一为独特的地理位置,二是多元的文化基础,其他种种原因也多由此而来。

(一)独特的地理位置

从中国地形图中可以看出,江淮之间的大别山脉是中原与江南之间的一处天然屏障与缓冲地带。从西晋末年开,由于北方连年混战,加上几次重大的灭佛事件,大别山区,尤其是处于大别山南麓的太湖县,对于来自北方中原的流民与逃僧来说,无疑是一处相对安全的寄居与隐修之地。太湖禅宗道场就是慧可、僧璨师徒为逃避北周武帝的灭佛打击而来此开拓出来的。加上这里山川深秀,风土清美,物产丰富,更是适合不依国主、自食其力的禅僧们的修行、教化之地。

如果联想到当时南、北佛教的不同风气,就会越加体会到太湖之境几乎就是禅宗一线生机的不二之地。由于南北的不同风俗与长期隔阂,包含佛教在内的学术文化也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同特点。就佛学而言,南方专精教义玄理,北方偏重行业神异。而这都不符合中国禅宗重视悟解的修行旨趣。当年初祖达摩渡海来华,先到江南与梁武帝相见,就是因为机缘不合才继续北上的。虽然在北方也遭到排斥,但壮美的佛像伽蓝以及厚重的佛教氛围,还是让他叹为观止而留了下来。

汤用彤说:“(北周)建德(572~578)法难为期虽短,而政令至为严酷。北方寺像,扫地悉尽。僧徒流离颠沛,困难莫可名状。或以身殉法,或隐迹尘俗,或遁匿山林,或居通道观。……而终南、太白尤为周末僧人聚居之所,至隋唐而郁为佛教重镇,华严宗由斯托始。此外释子多南奔陈朝。……而《楞伽》禅法亦疑在此时南趣。此宗兴起,原



日本僧人来
太湖县海会寺寻
根拜祖。

在嵩岳。二祖以后,乃移江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93 页。)汤先生所说的南趋江北之《楞伽》禅法就是移往太湖的二祖慧可禅法。联系上文所述中国禅宗不依国主、重视悟解的立教宗旨,就可以理解同样隐遁山林,慧可师徒为什么没有选择长安附近的名山;同样被迫南趋,又为什么没有渡江南奔陈朝,而只能隐修于大别山麓的太湖县境了。

禅宗道场的开拓还需要拥有广泛的信徒基础。太湖的位置与形势又决定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历史上必然多遭不幸而易皈依佛门。《民国太湖县志》称“吾邑位长江上游,据皖鄂之冲要。”太湖县位于安徽省的西南部,前临浩瀚的长江水道,后依巍峨的大别山脉。一条古驿道从东到西,穿境而过,是古代中原地区进入湖、广的一条必经之路。这种地理位置与战略形势在统一时

期固然有利,但在长期南北分裂、相互攻占的动乱时期,则往往弊大于利。从汉末三国,到南北朝,再到(南)宋金对立,江淮之间多为双方争夺地区,人民流离失所,南北得失无常。且北人南侵,多取道安徽;南人防御,重镇也多设在安徽。因此在安徽,尤其在大别山麓的太湖等地,发生的战争特别多,人民经受的灾难特别深巨。而双方争夺的地区往往又不是统治者重点经营、建设、教化的地区,所以传统儒家的文化根基又相对淡薄。本来多为逃生的流民或者盘踞的土匪,因为战争而来的生活动荡与得失无常,更加易使人们接受佛教人生的“空观”态度,令人对于现实生活的种种苦难感到不是那么重要。这是宗教得以存在与传播的土壤,而为生活中遭遇不幸的人们提供安顿的心灵慰藉与避世场所,恰是宗教的一项基本社会功能。

(二)多元的文化基础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文化大国,历史悠久的皖西太湖也并非例外。这里的“多元”或“开放”是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而言的,其含义主要是儒佛道文化并存,其中的佛教禅宗文化基础深远,影响广泛。

太湖地域因位置荆楚与吴越之间,其文化本就具有多元兼蓄的特点。《民国太湖县志》载清顺治知府姚琅曰:“荆楚饶劲士,吴越多秀民,皖(太湖东汉时入皖县)介两服之间,沈潜高明,盖兼具焉。”(卷三,《舆地志·风俗》)清同治知府刘传祺之《旧序》亦云:“太湖在皖西北,当吴楚之交,兼荆扬之磅礴与淮海之浩荡。”(同上,卷末)这种兼具的文化底蕴除了楚国的道家文化,多为远古以来的巫术与鬼神崇拜。故县志引《隋书·地理志》称“同安郡(太湖隋属同安郡),俗信鬼神,好淫祀,人性刚强,其旧风然也。”(卷三,《舆地志·风俗》)而道家清静无为的文化,特别是相信神灵的巫鬼文化,又与佛教文化有着一定的相似与对接关系。尤其是在处在禅宗的发源地,也是禅僧集散地中的太湖,自然很容易接受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文化。

从整体上看,中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中原文化的逐渐南移和吴楚文化的不断北进的相互碰撞与不断融合的过程,处在特殊地域环境中的安徽江淮地区,尤其是处于交通要冲的太湖县境,正处在中华民族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上。各种文化在这里互相交织、碰撞。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不断的融合、吸收、发展的过程

中,使这一地域文化既具有中原文化(主流)的特点,又有吴楚文化的烙印,更有佛教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了能够兼容并蓄,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适应性特点。

不过比较起来,中原儒家文化入主太湖相对较迟,且不十分突出,而吴、楚文化,或者佛、道文化,一直影响较大。在中国文化进入繁荣的唐宋科举时代,当安徽其他地区已经是人才辈出时,太湖显于史册的则多属禅学大师。直到后期明清时代才出现了类似其他地区的人文昌盛的气象。《民国太湖县志》载有清初顺治年间太湖知县李世洽的一篇议论:“二氏之学不能通治天下之道”。文章只有三百字左右,却概述了佛道自汉代以来的种种利害,以及人们对待佛道的各种态度,最后指出“予谓养性栖真,可以善身,而不可以为训。若罄农桑而起庙,穷井户而度羽缁,有是理哉?……君子其审所从焉。”(卷二三,《人物志·仙释》)。作者认为可以利用佛道,而不要迷信佛道,更不要因此而丧失理性,害身破家。最后忠告本县子民要明辨是非,审其所从。这篇短文反映了作者站在传统民生立场的态度与观点,是否公允在此不论;但以知县身份,特地写作此文,刊于县志,昭示后人。从中也可以看出太湖县佛、道等宗教信仰比较普遍,以及儒家教化的相对淡薄。这其实正是儒佛道三教兼具、多元文化并存的一种反映与表现。

(作者系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安徽大学赵朴初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

修多罗义解南华

——赵朴老的庄学因缘

韩焕忠

[摘要]赵朴初非常喜欢《庄子》，为现代生活中的佛道融合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朴老在诗词创作中经常引用《庄子》，利用《庄子》中的典故完美地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1989年12月，朴老因病住院，病榻缠绵，仍时时研读《庄子》，留下了组诗《读〈庄子〉》十一首，实为解释《庄子》不可多得的佳作。在《庄子》33篇之中，朴老最为欣赏《逍遥游》，在生活中体现了该篇的情趣和宗旨。

[关键词]朴老；《庄子》；佛学解读

中国佛教协会已故前会长赵朴初居士(1907~2000)深受各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被人们尊称为“赵朴老”。朴老在古典诗词上的造诣非常深厚，作为佛学大师，他又非常喜好《庄子》，故而时常形诸吟咏，留下了许多与《庄子》有关的诗词佳作，为现代佛道之间的融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对朴老的这些诗词略加研读，不仅可以使我们领略到朴老的文采风流，还可以借助朴老的慧

眼，加深我们对《庄子》中相关思想的理解。

一、创作中引用《庄子》

朴老是佛学大师，也是诗词名家，他对《庄子》文本非常熟悉，故而能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信手拈来，随意引用。

1956年3月，朴老与拉萨哲蚌寺坚白乘烈堪布乘“空中霸王号”飞机由昆明飞赴印度加尔各答，商讨佛陀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事宜，他巡礼王舍城、灵鹫山、那烂陀寺遗址、鹿野苑博物馆等佛教圣迹，游览泰姬陵、德里故宫等名胜古迹，受到了印度人们的热烈欢迎，访问非常成功，所以他心情格外高兴。是年5月，他回程再经云南，游览昆明西山，掩饰不住内心兴奋，遂赋《临江仙·游昆明西山》一词以志庆：

分与云南缘不浅，月余两度昆明。西山景色一番新。前来花似锦，今见绿连城。难得平生闲里趣，闲山闲水闲寻。未妨余事作诗人。垂天方一息，明日又风云。（《赵朴初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3页，下引该书，仅

注页码)

读此词,很自然地令人想起《庄子·逍遥游》开篇所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朴老在此处正是化用了庄子鹏徙南海的典故,将自己乘飞机的感觉和不辱使命的高兴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7年12月,朴老赴埃及开罗参加亚非团结大会,参观了尼罗河、苏伊士运河、金字塔等名胜,他对埃及古代文物的丰富和奇特赞叹不已。在金字塔前,他见到了4700年前为杰俄普王殉葬的巨舟,了解到古埃及人相信死者终将复活,并乘船进入日宫之中,故而命名为太阳船。这让他想起了《庄子·大宗师》中有“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之语及中国古代羲和驭六龙以运日的传说:

藏舟故事由来久,出土钟彝莫或先。漫教羲和夸六辔,人家争坐太阳船。(《观埃及古代文物》四首其二,第42页)

朴老的感慨也许在于,这些古代的帝王为我执所囿,生时奢侈无度,死后还期盼着复活后得享便利和幸福,因此制作了大量珍贵的器物为自己殉葬,他们哪里会想到,这些器物在数千年后能重见天日,并成为供今人观赏的宝贝!人们可以由此体会古代中国和埃及不同的文化传说。由于太阳船殉葬与庄子藏舟之说极为类似,故而朴老此处对《庄子》的引用非常自然、贴切,可以说

是达到了天衣无缝程度。

朴老与陈毅元帅常相唱和,二人私交甚笃,故陈毅元帅被迫害致死后,其子陈昊苏对朴老非常敬重。1973年3月,陈昊苏曾托友人自广州乘空航之便,以含笑花一束寄赠这位父执。也许是对故人有后感到由衷的欣慰,他赋诗二首,其二云:“时空非一亦非差,知也无涯却有涯。昨日初消檐上雪,今朝喜见岭南花。”(第183页)《庄子·养生主》开篇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而中国禅宗则将“拈花微笑”视为真理传承的一种方式,北京、广州,其地非一;折一茎花,瞬息而达,其时非异。也许朴老此处引用《庄子》之语,是以佛教独特的思维方式表达了一种好人终将获得好报的坚定信念。1974年朴老赋有《拟寒山二首》,其一云:“杀声动天地,触蛮酣大战,扶杖顾庭隅,笑指痴人看。”(第200页)亦为引用《庄子》。《庄子·则阳》云:“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以战。”其时“四人帮”正加紧夺权,朴老此诗颇具冷眼观螃蟹之意味。

1976年1月,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积劳成疾,终成不治,噩耗传来,山河含泪,万民悲哀,而宵小之辈禁止人民的悼念活动,朴老作《周总理挽诗》云: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瀾洞。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我惭鸳骀姿,期效铅刀用。长思教海恩,恒居惟自讼。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恻。(第227页)

朴老自注,诗中鹏、雀,是用毛主席《念奴娇·鸟儿问答》词中的典故。但其释“抟”云:“音团,旋环飞动,《庄子·逍遥游》:‘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第227页)则再次令人想起《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与蜩鸠。很显然,在朴老的心目中,周总理就是那海运将徙于南冥的大鹏,而宵小之辈不过是“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的蜩与学鸠。

1977年7月,朴老观赏到已故朱德委员长手书“万水千山”的字幅,想到这位伟人饱经忧患,奋斗一生,岂不就是为了祖国的万水千山?其逝世之日,祖国尚处于风雨之中,则其逝前所书“万水千山”四字,当饱含着老人家对国家前程和未来的忧思。伊人已逝,杳如黄鹤,朴老睹字思人,写下《朱委员长书“万水千山”字幅题词》一诗:

公作此书时,年已八十九。笔力犹浑健,点画不稍苟。恍见泰岳姿,凝想军旗手。万水勘堂过,千山泥丸走。长征创大业,旷古所未有。艰辛四十年,偷窃肆鼠狗。宁忍糠眯目?肯待柳生肘?四字何昭昭,传统启厥后。朝旭明八表,万里洗氛垢。导师遗愿偿,欢呼出亿口。始知随意书,实非轻然否。惜公未得睹,祭告恍见受。俯仰念元勋,对此低回久。(第251-252页)

朴老自注云:“《庄子·逍遥游》:‘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坳堂,低洼可容小水处。《庄子·天运》:‘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眯,音米,物入目也。《庄子·至乐》:‘俄而柳生其左肘。’柳即瘤。柳、瘤一音之转。”(第

252页)也就是说,朴老在创作这首诗时至少有三处引用了《庄子》中的典故。而这些典故的运用,非常形象地凸显了朱老总历尽沧桑的坚毅和果敢,以及在四害横行时的忧思和焦虑,将作者的心迹昭示给了世人。

需要指出的是,朴老在诗词创作中对《庄子》典故的引用,都很自然、贴切、晓畅、明白,近乎完美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绝没有丝毫的掉书袋的俗气。

二、养病中研读《庄子》

1989年12月,朴老因病住院,虽病榻缠绵,但兴味不减,“即今未觉吾衰甚,独卧虚堂喜有俦。庄子荆公皆我友,东冈北海共神游。”(第517页)他将《庄子》及《临川集》置于案头,时时研读,留下了组诗《读〈庄子〉》,共有十一首之多,实为解释《庄子》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暮暮朝朝接万机,是非彼此听之奚?遣去名言离戏论,环中以应不齐齐。(《齐物论》,第517页)

人生在世,每一天都要待人接物,人们各据自己的立场,不免因彼此见解不同而产生一些是是非非的纠缠和烦恼。那么,对此应如何处置呢?朴老认为,这些是非彼此的矛盾,都是人们由于执著于名相和概念的差异而产生的戏论。人们只要消除了对这些名相和概念的执著,抛弃那些戏论,以中道为中心作出回应,尽管世相百态,亦可收到齐一之效。很明显,朴老此处对《庄子·齐物论》作了佛学化的解读。

庄文疑义叹纷拏,每设言筌引众



赵朴初在海南

哗。且喜先生今有质,修多罗义解《南华》。(《齐物论》,第517页)

此处所谓“质”,即旗鼓相当的对手之意,典出《庄子·徐无鬼》篇,是庄子对他的辩论对手惠施的称赞之词。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向从者讲述了一个郢人运斤成风的故事:郢人歪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庄子非常怀念他这位辩论的对手,不无感喟地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朴老引庄子此典以自注此诗,并云:“昔人注《庄子》者,不下百数十家,众说纷纭,反滋疑惑。如此篇题,王安石主张‘物论’属读,后之学者多从之。章太炎不以为然,主张从旧训,以‘齐物’属读。此其一例也。其他理解歧异、训诂矛盾之处,不胜枚举。近代学者多引佛教经义注释

《庄子》,往往易得其解。章太炎且有《齐物论释》专著,广引法相宗经论,以证其说。”(第518页)在朴老看来,佛教与庄子旗鼓相当,足以为庄子之“质”,而且从佛教的角度上解释《庄子》,反而使本来纷纭复杂的许多问题变得比较容易理解。

曼衍卮言绝妙辞,庄生游刃任神思。谏然已解全牛尽,想见提刀四顾时。(《养生主》,第518页)

《庄子·天下》谓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意谓在庄子看来,整个天下都是堕落、浑浊的,无法展开庄重严肃的谈论,因此就用“卮言”,即随顺世俗的语言敷衍成篇。朴老认为,《庄子》虽为“曼衍卮言”,但已为“绝妙好辞”,尤其是《养生主》,庄子把“庖丁解牛”的奇妙自如描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朴老写此诗的时候,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左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正在逐步落实中,许多宗教场

所开始得以恢复活动,此固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势所趋,但也与朴老等宗教领袖的努力很有关系。朴老也许忆及在中国“左倾”思潮泛滥成灾的“沉浊”时代里,他凭借着高超的社会活动能力与随顺世俗的智慧,以“曼衍卮言”的方式巧妙周旋于各个方面之间,为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争取到了必要的空间,此与庄子描述的庖丁解牛极具神似之处。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在毕生奋斗获得圆满成功之时,黯想自己在复杂的环境中接受佛教协会会长一职,为佛教争取空间,是“目无全牛”,如今天遂人愿,何异于庖丁解牛成功时的“謏然已解,如土委地”!“想见提刀四顾时”,实则是一位饱经风霜和忧患的老人对自己平生事业充满自豪感的自然流露。

吾行却曲人间世,步步迷阳究可哀。莫谓漆园专谲诡,正身慎语劝心斋。(《人间世》,第518页)

《庄子·人间世》载楚狂接舆游于孔子之门而作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世,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此歌描述了人间世的艰辛和痛苦,处处荆棘地,时时危机四伏,人们追逐名利,不知避祸远害,实可与佛教的“苦圣谛”相表里,自易引起一代佛学大师朴老的同感,“吾行却曲人间世,步步迷阳究可哀”,亦为其本事之写照也。因此他不能同意《庄子》之文皆为谲诡幻怪之语的

说法,认为其中如关于“心斋”的说法,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与大道”等,都是劝导世人正身、慎语的话,无疑都是出自于古道热肠和苦口婆心的至理明言。

庄周之学非逃世,无所逃于天地间。远害但教无用用,游心端合不言言。(《人间世》,第518页)

人们一般认为,庄周之学乃逃世之学,但《庄子·人间世》提出,“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为大戒。”这表明庄子学说的宗旨绝非逃避人世,只不过是当时的社会险象环生,少不留神,就会丧身失命,因此他将无用于王侯作为远离祸害、保全自身的大作用,将自己的身心安顿于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地方。远害以全生,最为道家所关注,而朴老所重视的庄子无有用、不言言之说,则与佛教“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颇相契合。

环中学理甚精微,镜不将迎照是非。但惜逍遥徒自适,普贤境界未曾窥。(《人间世》,第519页)

《庄子·齐物论》提出“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主张,在朴老看来,此亦为《庄子·人间世》“托不得已以养中”的方法。朴老认为,此理非常精深微妙,与佛教的镜喻非常相似,镜子从来不迎合所照之物,但却将其美丑妍媸展露无遗。这自然是朴老对庄子的称赞,但朴老亦因此而为庄子感到惋惜,这么精微的见解,只是被庄子用来逍遥自适,而未能以之普度众生,实无法与菩萨慈悲普度

一切众生的普贤境界相提并论。

机事机心费舌唇，如何误许汉阴人？试招赐也观今日，电卷江河灌北冥。忘机岂必无机事，一片空明应万般。来往飞机千万里，机中列子意泠然。（《天地》，第519页）

朴老自注，《庄子·天地》篇载子贡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洸汤，其名为槲。”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王安石诗云：“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瓮区区老此身。”朴老非常认可安石诗中之意，其诗亦可视为对安石之诗的一种理解和发挥，且今日之电机灌溉、南水北调、航空航天等事，皆为“机心”发达之产物。朴老指出，“庄子寓言有精妙处，如庖丁解牛。亦有谬误处，如汉阴丈人。”（第519页）从大乘佛教的立场上讲，菩萨们垂手入躔，普度众生，必须具足方便善巧，故佛教于重视内明、因明、声明之外，亦特重工巧明及医方明。

古今水陆由来异，周鲁舟车岂可通？应物随缘通万变，隆施披拂雨云风。（《天运》，第519页）

《庄子·天运》载师金答颜渊之言：“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

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薪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在朴老看来，师金“此语甚精，亦与汉阴丈人之论相反。”（第520页）佛教不惟强调上契佛理，亦强调下契众生之机，因此非常反对一概之论，以之为缺乏方便善巧的“法执”。

未解裙襦口有珠，青青之麦诵诗书。控颐别颊盗有道，外史先河大小儒。（《外物》，第520页）

《庄子·外物》载儒以诗礼发冢之事：大儒胠传曰：“东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颞，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朴老读后，为之解颐，他称赞说，“如此短篇小说，仅七十余字耳，而其描写之生动，讽刺之尖锐，后世之《儒林外史》无以过之。”（第520页）

养生譬如牧羊儿，俟其后者而鞭之。雷迅风驰多致患，蜗行蝸食是吾师。（《达生》，第520页）

朴老自注云：“余性急，动作饮食过速。今患十二指肠溃疡，人谓与性急有关。”（第520页）此可证朴老读书，务求有切于自家身心，如此则不惟可以增益见闻，亦可涵养性情，发明心地，实受法益，颇符佛教“观心释”之义。

除了这十一首之外，朴老还在1974年写过一首《读〈庄子·盗跖篇〉》。彼时处于“文革”时期，“批林批孔”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批孔者以此篇所载

盗跖攻讦孔子之事为信史,将盗跖美化成奴隶起义的领袖和革命家,遂启朴老之疑,因而有此诗之作,虽不足发《庄子》之精微,但可见朴老读书不依附时论之独立精神,故而附列于此。

展季先孔丘,一百数十载。如何与弟跖,及见子路醢?季也为士师,职掌囚讯奴。跖称奴之雄,胡肯同里居?驱人之牛马,取人之妇女。贪得而忘亲,所过万民苦。如此而非盗,而乃炫英武,而乃称革命,嗟嗟此何语?人生天地间,忽若过隙驹,悦志养寿命,乐道弃其余,此其革命者,所以教人乎?(读《庄子·盗跖篇》,第193页)

朴老认为,展季即柳下惠,与孔子相去百有余年,怎能知子路之死于醢?柳下惠乃鲁之执法吏,跖为江洋大盗,二人怎能是兄弟关系?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掳掠人民,怎能算是革命?人生苦短,及时享乐,革命者就以这样的话去教导别人?朴老此处以议论入诗,通篇明白如话,表明他深得文字三昧,能于诗词出入自在。

三、生活中体现《庄子》

朴老《读〈庄子〉》组诗虽未涉及《庄子·逍遥游》,然在《庄子》33篇之中,最为朴老所欣赏者,却非《逍遥游》莫属。他不仅在诗词创作中多处引用该篇中的鲲鹏意象,而且还在生活中体现了该篇的情趣和宗旨。

1967年11月,朴老创作了一首题为《逍遥游》的自度曲:

道是多情却似总无情,道是关心却又不关心。前儿那么热,今年这么冷。这边厢头埋着书本,那边厢手贴着风琴。

这边厢扑克常厮混,那边厢绒线乱纵横。这边厢玻璃缸鱼翔浅底,那边厢晶体管空谷传音。你好我好,嘿嘿哈哈,假假真真。娃娃们,有什么心头闷,说的话总不听。难道长此忪忪过一生?长此松松过一生?(第160-161页)

看内容,估计这首曲子写的是当时的红卫兵。1966年下半年兴起的红卫兵串连,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横扫”、“炮轰”、“砸烂”狂飚,翌年中央号召红卫兵们“复课闹革命”,给失去控制的红卫兵运动降温,但一时间如何能使这些脱缰的野马安坐于平静的教室里认真学习?于是就出现了曲中所说的现象:说他们爱祖国、爱人民,是多情的种子吧,但他们在批判和武斗中却又表现得冷酷无情;说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吧,但他们好像对什么却都又漠然置之。前一段时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得热火朝天,这一段时间却又没事似的,显得冷冷清清。有的头埋在书本里睡大觉,有的拉手风琴在自娱自乐,有的在打扑克混天聊日,有的在织毛衣打发无聊,有的在观赏玻璃缸里养的鱼,有的在听收音机。大家见了面总是这么嘻嘻哈哈的,也不知你们到底有什么心事,为什么对老人们说的话总是当作耳旁风呢?难道你们能这样过一辈子吗?言辞中对当时的年轻人的未来充满了忧虑和关切。此曲题名“逍遥游”,可有二解:一者讽刺当时年轻人虚度光阴,不知珍惜青春年华;二者自己虽心怀不满,但只能置身事外,冷眼观世,逍遥以游。若将此曲置入《庄子·逍遥游》的语境中,则我们可以断定,朴老在欣赏鲲鹏之高翔于

云天之余，亦出于其菩萨慈悲之心，悲悯斥鴳之不数振其羽也。

1996年11月25日，朴老“夜梦行两崖壁间，甚狭，侧身而过，见清溪、碧草、良田、茂林。闻人言，此桃花源也。”醒来后又创作一首题为《逍遥游》的自度曲：

病室可逍遥，情思万里飘。飘遍五洲曾到处，山隐隐，水迢迢。仙子笑相招。指引桃花源里去，初甚狭，忽开朗，见丰饶。田漫嘉苗，溪沿芳草。鹇鸣翠柳，鱼游灵沼。道不尽“这边独好”，叹不完“江山多娇”。正伸腰，欣然长啸。猛睁眼，遽然梦觉。半床书，半床月，倚枕听吹箫。（第703页）

此曲明白如话，无难解处。末句“倚枕听箫声”，并非真的有人为朴老吹箫；朴老晚年患耳聋，平时须戴助听器，这次入梦桃花源，朴老未关闭助听器，助听器就一直鸣叫，如同鸣箫一般。朴老则曲，实是对《桃花源记》及《桃花源诗》的缩写。陶渊明写《桃花源记》及《桃花源诗》，是听闻传言，而朴老则是在梦中游览了桃花源，并将此一番游历题为“逍遥游”，从而在庄子式的摇荡恣肆之外又开发了一种恬退平淡式的逍遥游，并观之如梦如幻，这无疑是对庄子、陶渊明及佛教真空观的一种融合和会通。

朴老晚年体弱，经常住院疗养，虽病榻缠绵，但他仍寄意逍遥。“逍遥万里御风游，梦觉依然病榻周。无奈床前三举步，浑如身上九层楼。”（《病中杂咏十九首》其一，第516页）既然现实中已为老病之苦所充满，举步乏力，行动不能自由，那么就在梦寐之中进行“逍遥游”

吧。朴老肠胃不好，治疗期间须禁食，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主任陈秉之先生写诗问讯：“壮游翻作饿乡游，咫尺如攀百尺楼。病榻维摩新境界，忽惊蜀道在床头。”于是朴老回诗二首云：

仙乡曾到无何有，吸风饮露神人居。偃鼠饮河今满腹，逍遥非复病相如。众生有病我能无？丈室周旋念曼殊。不遣离朱察毫末，方求象罔索玄珠。（戏答陈秉之二首，第523页）

朴老在第一首诗中戏称自己曾到过一处叫“无何有”的“仙乡”，那儿是吸风饮露的“神人”居住的地方，所以他虽然不吃什么东西，但却能像饮于江河的偃鼠一样，一点也不感到饥饿，比起那位“茂陵秋雨病相如”来，可就逍遥自在多了。“无何有之乡”，“神人”之“吸风饮露”、“偃鼠饮河”得以“满腹”，皆见于《庄子·逍遥游》中。朴老在第二首诗中以维摩诘自况，因众生病故，他亦有病，而将陈秉之先生的问讯比作文殊室利菩萨的问疾；“不遣离朱察毫末，方求象罔索玄珠。”典出《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呶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乃得之。”知通达古今，离朱明察毫末，呶诟才辩纵横，然皆不足得黄帝之玄珠，而象罔非有非无，不瞰不昧，却能得之。此乃朴老向人开示自己于病中尚能逍遥的秘诀，不知天下人有得之者乎！

（韩焕忠，山东曹县人，哲学博士，苏州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赵朴老的乡邦情

孙志远

泰山不坏，哲人不萎。转眼间，我的舅舅朴老离开我们已有 15 个年头了。这期间，多少人事，几多喧哗，都被风雨吹打去，化为浮云幻影。唯朴老，因其所具有的高尚无私的奉献精神、卓越超群的人格魅力和爱国爱教爱人民的伟大情怀，无不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使得其名愈彰，其事愈显，其德愈增，其望愈高，他犹如一座宝藏无尽的高山，值得我们后辈去开掘，并永远地追思和缅怀。

1990 年，赵朴老回到阔别 64 年的故乡太湖，曾赋诗抒怀：“问还余几多光热，报我乡邦？”其心中的乡邦，自然仅非狭隘的故乡一隅，而更含整个国家，乃至天下苍生。

一、国家至上的爱国情

我的舅舅朴老，出生在安庆天台县一个四代翰林的书香家庭，1911 年回到太湖寺前镇，在那度过孩提时光。舅舅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国学教育和诗书的熏陶，从而为他日后成为我国诗、曲、词、赋和书法艺术的一代大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0 年，朴老结束了私塾的学

习，满怀抱国之志，少小离家，只身来到上海求学，在那里他进一步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对佛学思想和教义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抗日战争期间苦难的岁月里，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侵占我东北三省屠杀民众，而全国人民全面抗日，亿万同胞同仇敌忾，抗击侵略者，他的心里受到了全新的洗礼，那时候他就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因此对共产党寄予无限的希望。也就是从那时起，就与共产党人有了秘密联系，利用在佛教界工作之便利，广泛接触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朴老在上海佛教界组织了一个反内战、主张抗日的爱国组织——护国和平会，号召广大民众积极投身抗日，这与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一脉相承，由此更进一步奠定了他成为共产党成为可靠的朋友和同志的基石。“八·一三”事件后，朴老以在佛教界工作身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担任了上海战区难民所负责人，多次冒着日寇的枪林弹雨赴往前线，慰问将士，陆续



1949年,赵朴初与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宗教界代表一起。

收容 50 万难民,同时还动员青壮年到前线参加抗战,又将几千名青壮年送往皖南,参加新四军。不仅如此,朴老还参加了宋庆龄女士组织的宪政促进运动,并在其中担任“中国福利会”的理事,主持繁忙的救济工作。在宋女士的领导下,该组织向延安等抗日根据地支援了大量的医药、医疗器械、服装等物资,为我党领导下的保家卫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朴老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尤其对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深得周恩来总理的赞许和赏识。那时候国家还处在贫困阶段,搞外交是需要钱的。怎么办?朴老根据总理指示,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他说他是个穷秀才,人情半张纸,

拿一张纸,即写字又写诗。大家都知道,他的字俊朗神秀,他的诗亦堪称一绝,都是国家之宝,人家求之不得。因此,在数十次外交活动中,他都将他的字和诗赠送外国领导、国际友人和各国佛教界大德,增加友谊和了解效果很好。民间外交和政府外交相辅相成,相互映衬,有力地粉碎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敌对国家对我国外交封锁的阴谋。

在世人眼里,朴老居士是个欢喜菩萨,见人总是笑呵呵的,慈仁宽容。然而,当遇到危害世界和平、国家尊严和佛教利益的事情上,朴老这个欢喜菩萨,也会变成怒目金刚。单举一例,1961年3月间,朴老随中国代表团出使印度新德里,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前还主办了纪念泰戈尔诞辰

百年大会,东道主——印度科学和文化节部长卡比尔公开攻击中国,他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说成是侵略行为。面对这样的公开挑衅,朴老愤慨不已,但他不慌不忙,胸有成竹,轮到他在讲台上发言时,他摆实事,讲道理,有理有据,给卡比尔以迎头痛击。最后他义正词严地说道:“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解决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人无权干涉。……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人民一直希望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用谈判的方式得到解决”。他的发言,充分表达了中国人维护国家主权、渴望和平的心声,也赢得了各国代表的理解和尊重,发言结束,会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回国后,他还将其发言内容,写成感情饱满的长诗《如果泰戈尔还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受到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好评。他的此次出访,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二、慈悲为怀的苍生情

我的舅舅朴老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更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佛教领袖,他对佛教事业始终怀着炽热的情感,他能一生从事佛教事业与其母陈仲瑄老夫人的熏陶浸润有密切关联。陈老夫人终生信佛,家中设有佛堂,诵经拜佛是她每天必做的事情,遇上特殊的日子,她都要买些生物放生,还把许多衣物和食物分发给穷苦乡民,这就像一棵种子,在朴老心里扎下了根,使他从小就有一颗善良的心,关怀弱者,不肯杀生。在上海求学

和工作期间,是著名的佛教居士关絅之先生把他带上了从事佛教工作的道路,也使他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那时国运艰危,民众苦难,朴老把一颗爱国之心与佛教的慈悲心相结合,广结善缘,为国利民,有时达到了忘我的境地。“七·七”事变后,上海官民联合成立了一个“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他在该会常住办公,处理繁重事务,当年8月14日,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把慈联会里的许多玻璃房瓦震碎,许多工作人员和卡车司机都吓跑了,无家可归的难民哭成一片,但朴老不顾自身安危,怀着博大的慈悲心怀,沉着冷静,应对危局,不离岗位。后来他和朋友吴大琨先生冒着飞机的轰炸,率领千万灾民脱离险境,并把他们安顿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朴老把一生都献给了佛教事业,他以佛教的融合精神和慈悲心怀做为立身之本。做为全国佛教界的领袖,他高瞻远瞩,大力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依据中国佛教发展史和佛教中国化的客观现状,他提出了宗教是文化的理念,在对待个体的修持上,他号召广大佛教信众,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利益人群,自觉地以实现人间佛教为己任,普惠众生,利益国家;根据“佛法在世界,不离世间觉”的佛陀精神,提出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思想,号召广大信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他高度重视佛教的建设和发

展,提出了四个建设,即:加强爱国爱教和社会主义的自我教育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寺庙管理建设,大力培养佛教人才建设,强化佛教协会的组织和领导建设,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佛教活动与周边的社会环境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即:群众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和文化关系。他认为,在佛教的实践活动中,只有搞好这四个关系,佛教信众才能更好地弘扬佛陀精神,利国利民,普天融和。朴老既是全国佛教协会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佛教教义的模范践行者,他虽是身居高位,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却过着如百姓一般的简朴生活。他一生慈善为怀,勤俭节约,从不肯多用一滴水、浪费一粒粮食,我的家人去北京拜访时都亲眼见到,舅舅家陈设相当简单,无任何奢华用品,他和夫人的内衣是补了又补的,按说他的工资不可谓不高,他出版了那么多的书籍和诗文,不计报酬,用他的话说要“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把自己的钱物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国家和佛教,是一个真正的觉悟者。他在《答客问》的对联中写道:“蔬食七十年,未尝不饱;曲巷半世纪,足以忘忧。”几十年来,他一直居住在北京一个胡同曲曲弯弯、很狭窄的小四合院里。他拒绝国家为他改善环境和居住条件的要求,郑重提出“三不要”:不要换房子,不要换汽车,不要换警卫员。一直到逝世,他都居住在这曲巷中,这使我由衷地想起了他家客厅里挂着他亲笔书写的条幅“进不

求名退不避罪为民是保”,在他的心中,只有人民,没有自我。有人曾这样对朴老说:“家乡虽然很穷,需要救济,但靠您一个人的力量也不是办法呀,况且您年纪这么大了,身体又不好……”朴老豁然一笑,表达了这样一种金钱观“一个人如果有钱,把它放在家里,或存在银行里,钱放在那里有什么用?倒不如拿出来帮助社会,帮助有困难的人,这钱就起作用了,就有意义了。”每每想起这些话,我都会眼眶湿润,感动不已。

1996年朴老写下遗嘱:“遗体除眼球献给同仁医院眼库外,其他部分凡可以移作救治伤病者,医师尽量取用,用后用旧床单包好火化。不留骨灰,不要骨灰盒,不搞遗体告别,不要说‘安息吧’。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今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他的思想境界深刻高远,透彻豁达,使我感觉到,他的离去,是由明月清风相伴远行,只轻轻说了声再见,并请大家不必寻觅,就飘然而去了。朴老是一个真正的大佛家啊!

三、山高海深的故乡情

朴老有个乳名叫小开。我们这些晚辈,有时也会叫他“开翁”。他也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称呼,许多题字都以开翁笔名。

朴老13岁离家,负笈苏州,此后以身许国,投身宗教、慈善、外教事业,云踪四方,难得回乡。“问还余几多热光,报我乡邦?”在他的心里,始终怀有一颗感恩父母,感恩故土,感



1990年,赵朴初在家乡太湖县寺前河

恩乡民的情怀,只因几十年沧桑巨变,又身负重任,事务繁忙,难有闲暇,但故乡却始终是他最魂系梦萦的地方。因此,只要有家乡人去北京,他都会热情接待,把家乡情况细细打探。1978年,他听说家乡太湖县要创办《长江文艺》刊物,欣然提笔,为该刊题词:“望故乡而高歌。”在全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90年,朴老携同夫人终于回到了他阔别64年的故乡。当他一踏上这片热土的时候,他就深情地发出了“我非常想念太湖,连做梦都想到太湖,”“我是太湖的儿子……”的心声。在有关领导和家人的陪同下,他不顾年迈体弱,携夫人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当他看到故乡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山山水水依旧那么秀美壮观,人民群众的生活已基本达到温饱时,

甚感欣慰,连连发出“好啊,好啊”的感叹。朴老不是一个走马观花者,亦不是一个粗略地视察的领导人,他是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回到故乡,他的整个身心都俯下来,深情地扑向这片炽热的土地。当他在进一步地走访中,看到家乡还比较落后,乡亲还比较困难,与发达富裕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时,心里十分难过,他说:“家乡还不太富裕,人民需要改善条件。”又多次说道:“太湖是我的父母之乡,我是太湖的儿子……我多么想看到一个富裕的故乡,一个繁荣的故乡啊。”深情难表,几度哽咽,朴老要用自己的余光为家乡做贡献,他大力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引资建学校,捐资设立“拜石”奖,奖励学子;家乡的桥坏了,他捐资修建;家乡发大水,他赈救乡民;看到家乡医疗条件差,

医院破旧、设备老化严重,他又不辞劳苦,多方奔走,筹措善款,重建医院……经他手累计捐资捐款多达200万元。这正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他以博大的胸怀,把一生的爱,献给了人民,献给了慈善事业,献给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和百万乡民。

就是小小的故乡茶,也寄予了朴老深厚的乡邦情。朴老自幼受禅茶文化的影响,一生喜茶,以茶为伴,自诩“茶篓子”。饮茶不仅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已融入到他参与的国事、佛事、社会活动中去了。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朴老的咏茶诗不仅文字洗炼,用典灵活,寓意深刻,把中国的诗、茶文化和佛文化相融贯通,气象万千,而且还贴近当下的生活和民众,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对自然、对家乡、对朋友的爱和深情,体现出他高尚的气质和人品。朴老虽然远居首都,品尝过不少地方名茶,包括国外名茶,比如斯里兰卡的锡兰红茶、日本的宇治绿茶等等,但总觉得家乡茶最有味道,认为太湖茶绝不逊于世界上的任何名茶,对其情有独钟。“深情细味故乡茶,莫道云踪不忆家。品遍锡兰和宇治,清芬独赏我天华。”拳拳之心溢于笔墨之间,芬芳之气散于宣纸之上。“赵氏清芬源望天,状元及第饮佳茗,翰林墨香茶亦香,朴翁不足故乡情,佛茶佛缘泌佛人,同杯共饮望天青”。以望天青茶为例,其茶以色绿、味醇、香郁、形美为特色,生产出炒青、谷尖、云雾等品种。由于此地

他地方茶叶稍晚。即使如此,望天青茶仍倍受人们喜爱。每年家乡人都会到北京看望朴老,送几斤茶叶请他品赏。他总是非常高兴,开心,犹如又回到了故乡,回到孩提时代。他赋诗云:“相逢白首老娃娃,前进终输历史车。阅世但当开口笑,举杯相劝太湖茶。”又诗“北友许我醋,南友许我茶。不嫌酸与苦,洋洋乐有加。”其言乐乐,其心陶陶,字里行间无不充满了对家乡茶的眷恋和感恩之情。对故乡人送来的绿茶,他不是独自品赏,而是慷慨地赠送给国内外友人,冰心老人喝了朴老赠予她的太湖茶之后感慨地说道说“我在日本时,也喝过日本的宇治茶,那味儿很淡,哪有这茶这么浓郁的清香啊!”他的茶诗和举动都极大地提高了太湖茶的文化品味和知名度,为家乡茶做了很有影响的宣传广告。他对太湖县的领导同志说过:“我们那里很闭塞,要做宣传,不宣传人家怎么知道呢?”他还提出了要改革制茶工艺,在制作技术上要精益求精。在他的大力关怀和推广下,太湖茶制作技术不断改进,名气亦越来越响,生产规模也逐年扩大,产品畅销到国内多地,多次被评为全国全省名茶,也大大改善了家乡人们生活质量。

我们今天纪念和缅怀朴老,就是要学习和继承他的以慈为情,以善为美,以德为根,以实为本的高尚风范和博大情怀,励精图治,富我乡邦,让满满大爱充盈世界,洒满人间。

国士的精神境界

——《赵朴初书法精神探论》之六

谷 卿 汪远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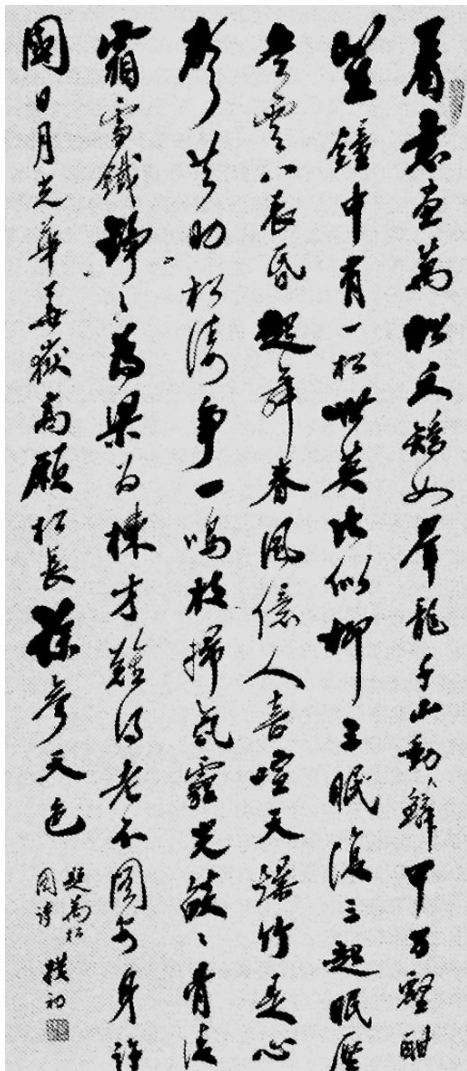
赵朴初虽是一位修持戒定的佛门居士，但他同样有着惊人的才识和胆略。他出入佛门，自由而深邃；他研究佛理，务虚且务实；他思想人间，慈悲平和之中泛着层层波光与涟漪。在赵朴初的波澜不惊的笔墨之间，显现出的才识和胆略，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一、《哀辛士》：相煎何太急

《哀辛士》是一首七律诗，写于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观《哀辛士》手迹，上有文字作注解“辛士，新四之谐音也”，可见其蕴藏诗卷的哀怨和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该诗为赵朴初1941年作，该帖却成于1997年。时隔半个多世纪，其间气韵仍然充溢生机，或许历史正如永恒，艺术的感奋兴怀，寓于书法的黑白乾坤之中，成为历史的一道指纹，清晰而深刻。这片永恒的印迹，使得一种短暂的情绪在翰墨里集结，渐渐熔铸、融冶成一个旷世的情结：

岂能北辙又南辕？无北无南八表昏。
信有修能遭众嫉，竟教绩毁铸沉冤。
鸣泉在室悲弓折，魑魅甘人可理论？
逼窄江南容后死，弥天泪雨望中原。

《哀辛士》诗帖以行中见楷的书体，气韵沉郁、笔墨流畅地表现了蕴涵在诗歌里的意境。纵观全帖，字体稍稍扁平，字与字的间距不大，排布较为均匀，诗歌标题加上全诗内容，共计五十九个字，只有颌联中开头的两个字，“信”和“有”的字迹笔画相连，而其他五十七个字笔意勾联，但并不表露为直观的形态而存在。最左侧的一行，注释了诗文、翰墨创作的时间以及律诗标题的成因，此行墨迹明显小于前文，且字间距缩小，变得相当紧凑。而全帖的行距较宽，使得白色的闲余处在书法欣赏者的心底，涤荡无限的苍凉之感。诗文包裹住了赵朴初的灵魂，对不分青红皂白的国民党反动派，书家和诗人充满了愤恨，对惨遭暗算和毒害的新四军军民则哀伤不已，爱恨如此分明。赵朴初心中装着的是佛，佛是有真谛的，赵朴初信奉慈悲济世，哪里见得这般黑白颠倒、乾坤逆转的事情。“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此时此刻，周恩来无边的哀痛和叹息，也正唱出赵朴初的心声。他们的神情是相契的，他们都拥有着一颗伟大的赤诚报



国的雄心。

皖南事变，犹如一场孕育于民族的腹部并排练已久的戏剧——不可避免的浩大劫难。赵朴初很清醒，而且一贯清醒，他不顾个人安危，成功地转移一百多名新四军士兵，让他们在净业孤儿教养院避难，躲过了反动当局派出的特务的追捕。另外，赵朴初还积极

加入社会进步组织，诸如由上海进步人士组织的“星二聚餐会”，成员有郑振铎、许广平、雷洁琼、胡愈之、吴耀宗等，多为学界名流。赵朴初虽为佛门弟子，但他绝非平庸的说经讲禅的僧人，他没有将自己锁在寺庙或者深宅大院之中，而是将自己内心郁结的悲痛，化成为国家进步而努力付出的行动，这也正是他后来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人间佛法精神。

展现《哀辛士》诗帖，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书家灵魂深处的爱与恨。感受书法的情韵，“相煎何太急”的心曲一如匆匆落笔的诗帖，蕴生出赵朴初非凡的才智和心性。

二、《临江仙》：幽梦故人情

赵朴初传世的手迹极多，其中绝大部分都有相当高的书法价值。曾经就有一幅作品，上面写着赵朴初自认为古奥的诗词，那就是他于1970年初创作的《临江仙》词的手迹：

夜梦江上有巨舟载云旗鼓楫而过。舟中男女老幼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中有一人，似小时无猜之友，方欲招之与语，忽空中落花迷眼，转瞬舟逝，怅然久之，醒作此词以志异。

岂分相逢难一语，仙舟来去何因？弥天花雨落无声。花痕还是泪？襟上不分明。信是娟娟秋水隔，风吹浪涌千层。望中缥缈数峰青。抽琴旋去轸，端恐渌湘灵。

是词第一段为注释性的小序，说明了写作《临江仙》的起因和目的。第二段为词之正文，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确叫人难以理解。“望中缥缈数峰青”、“端恐渌湘灵”几句极具嘲讽意

味,巧妙地批判了江青之流。这首词的书法飘逸、潇洒,行书伴随音乐的节律,富有动感。但其间也穿插不少羸弱、瘦硬的线条,契合赵朴初对陈同生和堂姐的不幸离去的沉痛感情。哀伤的曲调,融合在笔翼两侧,成为心中的气流,笔势的沉浮高低、轻重缓急,无一字无韵,体现了书与道的统一。

《临江仙》手迹的书法特色,还表现在它的结字庄峻有法,有李邕《出师表》的风范。其实赵朴初的稳峻法度,源自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也熔铸在他文学、书法艺术之中。赵字秀润而纵逸,气骨洞达而凛然,前人赞颂王羲之和李邕的书学造诣言“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而赵朴初的书艺却实在“如海”,其博大无涯之境,唯有以苦作舟;赵字又“如树”,苍天古木,根植大地,修养百年,方能稍成正果。

这幅《临江仙》手迹留给了故人的子嗣。赵朴初以诗人和书法家的双重身份,传达出痛失亲友的无限悲苦。虽然历史在错乱的记忆中延伸,但他已经先知先觉。他参悟到希望的曙光即将在黑暗的底色里突围。所以他的书法创作,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不失一种禅意,严谨中透着一丝丝脱俗的逸致。“望中景色无边好,竞艳争妍万木春。可知病树此时心?也欣欣。”(《青山远·和蕴之》)这首词作于1970年的春天,当时阴霾仍笼罩四野,但赵朴初看出它不过历史长河之中的插曲,所以满怀信心地期盼着真正的春天。

春天的脚步或许多少有些诡谲,它会在不知不觉间走近。数年以后,赵

朴初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文革结束,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盎然生机。而赵朴初的书法,在他超人的学识和预见之中,萌生出更高的艺术境界。

三、《木兰花·芳心》:寒光照铁衣

人间四月天。四月,似乎天生就是一个不吉的月份,带着徐志摩的哀怨与彷徨,所有的天空都显得阴沉、晦涩。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的这年清明,似乎来得更晚一些。而作为诗人、书法家的赵朴初,在书房里挥舞着心中不尽的愁怨和思念。滔滔江水不止地流,和墨的游走一样,永无归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周总理走了,可是小丑还在。赵朴初创作了一批讽喻政治的诗文,直指丑陋的“四人帮”。这些作品深受知识分子以及群众的喜爱,并在青年中间广泛传播,各种纪念总理的仪式上,抄录、引用赵朴初的诗作极为普遍。因为寄寓于文字之中,那种非同一般的才识和襟怀,让人产生出强烈的震撼感。天安门,一时竟成了赵朴初作品的展览厅。群贤毕至,全然沉浸在哀悼总理的悲伤气氛里。清明之夜,万人空巷。清明之夜,举国忧伤。清明次日,不再清明。

当赵朴初得知万余民兵、警察与聚集在天安门的群众发生争执、对抗,当天安门事件引来权力欲望的淫火,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被革职之后,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愤然提笔,创作了《木兰花令·芳心》:

喜寒料峭欺灯暗,听雨听风过夜半。
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
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

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这首词，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书法的角度看，都显得格外醒目。观照赵朴初的常规思维习惯和以往作品的表现，我们感觉到，赵朴初温润、隽永、敦厚、俊美的艺术风格在这幅作品里实现了脱轨离心，而变得沉郁、狂放，大有明末书法家黄道周行草的韵味。赵朴初的书法作品中，多用行楷书体，而这首《木兰花令·芳心》却采用了行草，有如黄道周的行草代表作《偶笔》，“笔意离奇超妙”（秦祖永《桐荫论画》评黄道周书风谓：“行草笔意离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峭厉方劲。用这样的语词来形容黄道周整个书学风格，十分妥帖，而用它描述赵朴初那一个阶段的创作或者这幅《木兰花令·芳心》的特色，也显得十分合适。黄道周是一位有着强烈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的书法家，他曾经担任过南明朝廷弘光帝的礼部尚书，在南京失守、朱氏王朝面临灭亡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与郑芝龙等大臣拥立隆武帝在福建登基，后来去江西征集军队的途中被清兵俘虏，他宁死不屈的忠诚、爱国情结为世人称道和敬仰。黄道周的书法，则更是他人格的投影、精神的写照。《偶笔》字迹沉雄，撇捺勾折之间如鸿鹄高翔、仙鹤起舞，书家的妙笔偶然流动，却映衬出内心的理想和抱负，爱国复国的心结，在偶尔的操笔瞬间激荡满怀。书贵于此。赵朴初的《芳心》真的“芳”吗？先不论婉约的词学形式，“灯暗”、“雨”、“风”、“夜”、“锦瑟”、“清商”、“芳心”、“流水”、“落花”这些

意象的凄凄惨惨凄凄，“欺”、“陡地”却是鲜明地写出诗人内在情感的失衡，“多恩怨”、“轻易换”、“红不断”独抒机杼，道明窃取国家权力的小人嘴脸那么令人生厌、憎恶，其硝烟味浓，在当时政治环境咄咄逼人的背景下，一贯婉约的赵朴初似乎不再流连婉约之美，就其书法的姿态，足以恫吓心虚之人。

《木兰花·芳心》手迹，流贯一气，行笔略有草迹，单字也特别富于变化，如“春”、“瑟”、“恩”、“人间”、“道”等字，明显用墨浓厚且字体粗大于其他部分。竖笔的笔画细长，像“料”字的“斗”部竖笔，似乎撑起竹竿在腾跃舞动，又似乎亮起泛出乌光的宝剑，刺向坚硬的敌手，哪怕剑折、锋刃尽毁，但一片“芳心”的意志坚如磐石，只有勇往直前。而“归”的最后一笔，那往下延伸的轨迹，使人产生颤抖之感，或许赵朴初在“反革命”的诗风被目为“黑手”的创作之际，心情别样地难堪，他颤抖的不光是书法，更是心中的愤懑。赵朴初接受了“四人帮”的审问，他没有“隐忍”，甚至坦率、真诚地道出心底话：“在周总理去世之后，不仅我自己撰写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而且还看过甚至修改过不少别人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那也是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热爱周总理，心心相同之故，并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背景，更没有什么可调查、可责难之处！……我的这些话，在这里公开发表，也是对直接受派来访者的回答。我的态度是认真的，郑重其事的！”以心抵心，赵朴初的胆

识的确过人。

差点被打成反革命的赵朴初,用惊人的胆识和胸襟告诫后学:胸中有丘壑,笔底蕴风雷。大书法家的境界岂无丘壑与风雷?《木兰花·芳心》照鉴出了赵朴初的赤子之心,于国于民都是芳香浓郁的,融入书法之中的“芳心”,似寒光照铁衣,叙说着一段历史的足迹,也让后人吸嗅到了那不绝如缕的心灵的茶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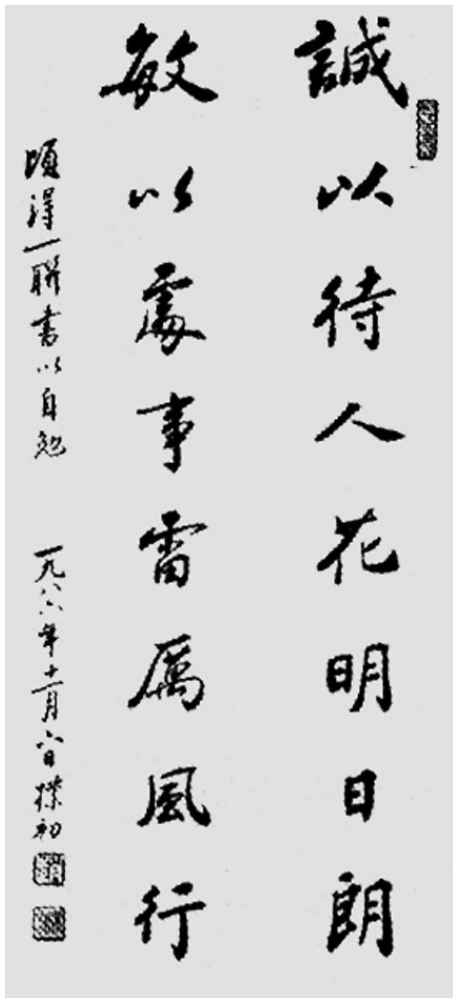
四、《闲情偶记》:“牛鬼蛇神”的胸襟

上个世纪60年代末,赵朴初以及众多高僧大德,诸如正果、法尊、明真等人,被宣布为隐藏在寺庙里头的“牛鬼蛇神”,被迫接受长达三个月的监管劳动。从此,在广济寺后西跨院的版图上,增加了这么一支队伍,负责着送煤、劈柴、打扫和清理脏物的工作。红卫兵占据了佛教协会的办公地点,一张张大字报像一道道符,贴满视力所及的范围。消除封建迷信,就要消灭佛教,从事佛教事业的人都是“牛鬼蛇神”,要揪斗狠批。

佛门圣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变成了红卫兵破除“牛鬼蛇神”的布道场。佛成了鬼,除了监管人员和被监管人员,广济寺已经容不下其他的来客。

时处严冬,赵朴初被安排做煤球。这是要让赵朴初这样一生清白的居士,沦为像大字报里骂他的“大黑手”。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却要去经历凛冽寒风的赤裸侵袭,承受体力严重透支的长时间劳作。

赵朴初的意志是刚强的,他的确



拥有一颗佛的心灵——平常心。他隐忍身边发生的一切不幸,并深谙世间必有因果轮回,他也更加坚信自己和祖国的美好前程。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赵朴初不仅自己不气馁,还给同病相怜的同事送去温暖的话语,不断地鼓励他们要坚持活着,活着就能看到希望。赵朴初任何时候都显得心念澄澈,而且有这么一条定律,像横幅一般始终高高地挂在他的心上:此刻的困

难只是暂时的,不久的将来,社会秩序又会走上正常的轨道。

一时赵朴初的心情,或许已经被铭刻在《闲情偶记》的书卷上,“摧拉枯朽尽,铁骨独留枝。好待东风信,新花众妙持。”此二十字,竟然笔墨浓淡、粗细变化悬殊,尤其是末尾的“新花众妙持”几个字,字迹显得极淡极细,这与赵朴初一贯的书法风格颇不相符,作为一个严谨的书家,他讲求书法的规则,连字间距离和行间距离都有严格把握,为的是达到书法匀称、美观的视觉效果。可以想见,墨迹浓淡变化过快、字体粗细迥异的书法形式对于赵朴初而言,不可谓不是特例。但从另一个视角审视它时,我们恰恰又发现这更加符合当时赵朴初的急切盼望“文革”结束的心境。行文落笔,接近尾声,来不及蘸墨润色,只愿自己和“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所有遇害者早日重返自由,强烈地祈盼国家早日摆脱这种非正常的历史处境。书法的细微之处,饱含着深刻的书家情怀,发现它们,就像抓住内心世界的藤蔓,顺藤摸瓜,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那颇具质感的时代以及时代性格。

劳动最光荣,劳动者也最受尊敬。尽管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赵朴初一直行走在国家和宗教事业的领导之路上,但他从未遗忘普通的劳动者。在赵朴初的眼里,劳动者是伟大的,理应受到最热情的歌颂,因此,他先后创作了不少的诗篇,讴歌平常生活里不平常的人们,清洁工、售票员、营业员等等小人物出入于赵朴初的纸上笔端,成

为他眼中的“大人物”。

如今,赵朴初在红卫兵的监管之下,干着自己认为无上光荣的活,与那些视为惩罚“牛鬼蛇神”的低贱劳动的时代怪胎们形成强烈的心理反差,以至赵朴初在劳动改造的场景中,酝酿出《闲情偶记》五首之一:“空言志澄清,何如勤洒扫?峥嵘万古尘,一洗天下小。”这也是一首五言绝句,手迹中这部分内容置于“墨草丛中”,字体较长且方,稍稍朝右上方倾斜,从整体看上去,显得瘦劲十足。这极为契合赵朴初的生活状况和人生态度。监管劳动期间,赵朴初的身体每况愈下,原先就患有心脏病、糖尿病,随着各个方面的生活条件的变化,病情加剧。此时的赵字和他的身体一样都变得“瘦”了,但是赵朴初的隐忍、坚强和执著,使他保持着良好的心态,他在亲人特别担忧的目光下,回以“不要紧”的安慰和乐观表情,似乎需要关心的人不是他,而是一直关心着他的亲人。豁达的胸襟,也使得他的人生显得坚毅、顽强,故而一股“劲”道充溢于赵字的体内,鲜活地展示出赵朴初的性格。

赵朴初的《闲情偶记》手迹,共书写了他这三个月以来亲自创作的五首小诗。尽管缺乏正常和起码的人权自由,但那段特殊而苦难的时光,赋予了赵朴初宝贵的艺术灵感和创作激情。诗意,在赵朴初的翰墨里飘散,淡淡的清香跨越时空,似乎要借着文字的外衣,舞动一个花甲老人的不羁灵魂。

诗文是书法必然承载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构筑成一条通往书法境界的

精神铁轨。《闲情偶记》所载的诗文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局限，也逾越了狭隘的意识偏见。“从内容上看，别人写‘劳动改造’的诗，常常发泄心中悲愤，赵朴初的诗却气象峥嵘，无半点牢骚。尤其是对国家前途，信心十足，其胸襟、抱负非常人可比”。诗文内容增强了书法语言的表达，其感染力促进了书法精神的体现，使一幅好的书法作品的品格得到更有效的提升。《闲情偶记》手迹，正是这绝妙的注脚，它诗、书双璧，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无论是书法线条的流动和变化，还是诗文本身的情感韵律，都烘托出赵朴初伟岸的胸襟、渊博的学识。历史也充分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和超凡智慧。

五、《题万松图》：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举国欢腾，三起三落的传奇人物——邓小平再次复出，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赵朴初为此苦苦等待的“善果”也终于浮出水面。他的喜悦不言而喻。一首《四海欢》唱出了赵朴初积郁已久而瞬间迸发的激情：“春节家家储爆仗，都为今朝大鸣放。虽云花在意中开，却是喜从天上降。璇玑照座天枢亮，荆棘除根禾黍壮。天安门外动欢声，八万万人心所向。”赵朴初热情地赞颂邓小平，用“璇玑”以喻邓，“荆棘除根禾黍壮”喻“四人帮”的末路，“天安门外动欢声，八万万人心所向”生动地渲染了邓小平的复出，是群众的热切呼唤，历史的必然选择。而赵朴初的内心，何尝不

是感慨万千，他和邓小平，可谓同世的“知音”，他们有大多的“共鸣”之处，都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每次跌倒，又都爬起来，继续着未完成的事业。

由于赵朴初在书坛久负盛名，颇为书画界所共仰，书画家赖少其就曾托人请赵朴初为他的《万松图》题诗。赵朴初观赏其画，以他非凡的艺术修养和见识，提笔便书《题万松图》，深解画中三昧，为画作增色不少。诗云：

着意画万松，夭矫如群龙。

千山动鳞甲，万壑酣笙钟。

中有一松世莫比，似柳三眠复三起。

眠压冬云八表荒，起舞春风亿民喜。

喧天爆竹是心声，共助松涛争一鸣。

枝扫氛霾光焰焰，骨凌霜雪铁铮铮。

为梁为栋才难得，老不图安身许国。

日月光华泰岱高，愿松长葆参天色。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题万松图》手迹，字体秀美、清逸，线条流畅，带着很洒脱的笔意，自然地流露出赵朴初愉悦的心情，一如著名书法家吕凤子所说：“凡属表示愉快的线条，……总是一往流利不作顿挫，转折也是不露圭角的；凡属表示不愉快感情的线条，就往往停顿，呈现一种艰涩状态。”这幅书法作品写于1977年8月，这时候的邓小平“似柳三眠复三起”，虽已年逾古稀（73岁），却毅然复出于政界。为挽救整个时代和不堪重负的国家，他迈开从容、镇定的脚步，年老的心脏跳动着年轻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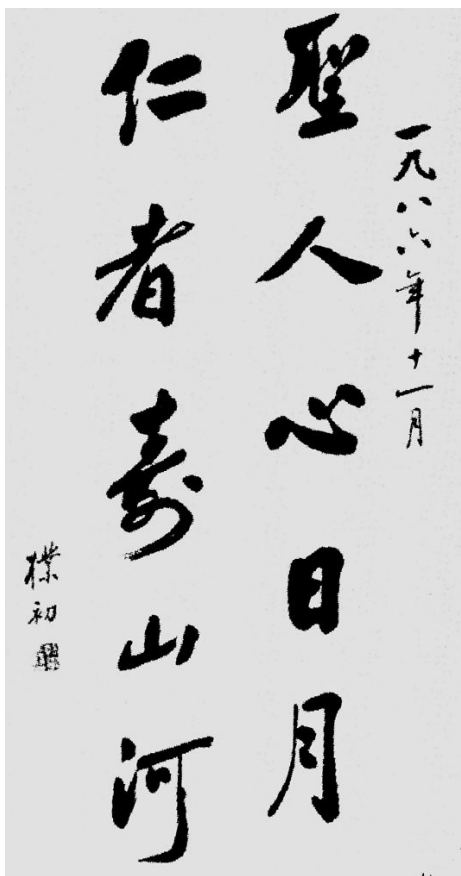
赵朴初同样如此，他在“文革”的大烟囱里，接受思想的改造，被污蔑成一代“大黑手”；他在“四五”运动的

悲伤中,抒写的悼念诗文,被目为“反诗”,他因此差点成为追捕的对象。这年赵朴初也刚刚跨进古稀的门槛,而他也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准备为国为民发挥更大的热能。“老不图安身许国”既是在赞叹邓小平,也是在勉励自己。胸怀社稷,赵朴初在自己后来的23年生命中也一直没有止息过对理想的追求。

从《题万松图》的宏观效果上看,颇有魏晋风骨,在谨严的字体结构之外,气象氤氲,不断地蒸腾起端翔飞扬的神韵。赵朴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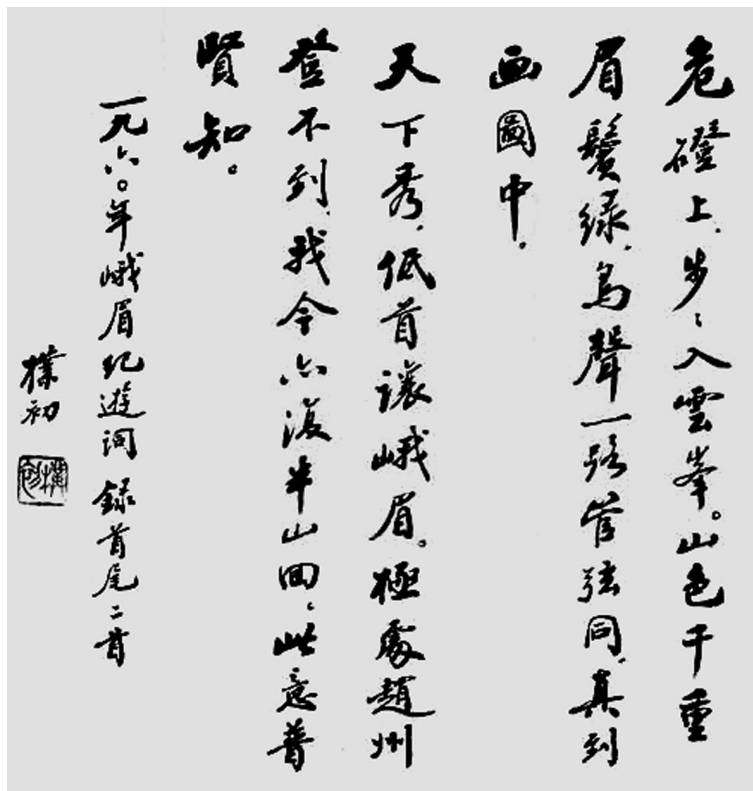
的精神面貌,贯穿在行云流水般轻盈、疏淡的线条内部,“千”、“万”、“八”、“一”、“三”这些笔画简单的字,发挥得精到神明、遒力端劲,尤其是“八”字,书写得极像一个人展开的双臂,暗合书家容纳百川的襟怀,偏短而圆润的形体,活灵活现地凸显出书法的魅力。而“万”与“万”这两个字同时出现在书卷中,也增添了书法的趣味。一繁一简,同意而异形,勾、折、点、横之间,高昂、蓬勃的神态毕现。

站立在翰墨的山峦谷涧,风景这边独好。欣赏与被欣赏,创作与被创作,似乎都不能很好地分清界限。书法家的书法,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它的独特之处,就存在于超越性之中,即意境的超越,“使作品超越有限的形质,而进入一种无限的境界之中”。赵朴初的书法,正是完成了这种艺术性的超越。正如王岳川教授所说:“真正饱蕴意境的佳作,能给欣赏者以双重感应:形骸俱释的陶醉和一念常惺的彻悟。一切伟人的诗和书,都是直接诉诸我们的整体:灵与肉、心灵与官能的。它不独要使我们得到美感的快乐,而且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的奥义,而所谓‘参悟’,又不独间接解释给我们的理智而已,而且要直接诉诸我们的感觉和想象,使我们的整个人格,都受到它的感化与陶熔。”赵朴初的书法,总能环抱自己的心绪,于生活的细枝末节处延伸性灵的触角,或者禅悟,或者失语,他行吟奋笔,形而下的墨汁中磨砺出形而上的书学真谛,当然更是生命的真谛。



赵朴初诗词中的悲悯情怀

邹相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今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这是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在逝世前的遗偈，这不仅仅是老居士一生清净坦然、光明磊落的真实写照，更代表了老居士的心灵境界。赵朴老一生爱国爱教，对宗教界贡献巨大，在慈悲济世之际，更是撰写了一大批影响世人、启迪心灵的诗词。

据黄君先生在《当代名家诗词集·赵朴初卷》“编后记”中提到，他专门对赵朴老的诗作进行数量分析，发现朴老一生创作的诗词曲有1870多首（以《赵朴初韵文集》为准），其中1949年（43岁）前仅21首，不足总量的1.5%；1949

年解放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16年间作351首，占总数18.8%；文革10年作189首，占总量10.1%；文革后1976年到逝世的23年所作1300多首，约占总量70%，其中1986年到1995年10年间所作860余首，占一生所作总量的将近一半。这些诗词曲中，既有个人的所思所悟、对友人的讴歌咏赞，又有针砭时政、遏制假恶丑、倡导真善美的吟咏。有不少诗词中，充满了佛教悲天悯人、饶益有情的思想。末学现从赵朴老的众多诗词中，选出几首有代表性的作品，与诸位同修一起，感受赵朴老的悲悯情怀。

《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

不用天边觅。论英雄、教师队伍里，眼前便是。历尽艰难曾不悔，只是许身孺子。堪回首、十年往事。无怨无尤吞折齿。捧丹心、默向红旗祭。忠与爱，无伦比。幼苗茁壮园丁喜。几人知、平时辛苦，晚眠早起？燥湿寒温荣与悴，都在心头眼底。费尽了、千方百计。他日良材承大厦，赖今朝、血汗番番滴。光和热，无穷际。

这首诗作于1979年8月，时值教师节前夕。在诗中，赵朴老以其朴实诚挚的文字，讴歌了教师工作者的艰辛与不易——“燥湿寒温荣与悴，都在心头眼底”，并对教师们大加赞叹，认为他们的“光和热，无穷际”，认为他们一样是真正的英雄——“论英雄、教师队伍里，眼前便是”。赵朴老还认为，以后的栋梁之才，离不开教师的血汗付出，即“他日良材承大厦，赖今朝、血汗番番滴”。这种最真最深的讴歌与赞美，体现出了赵朴老深信因果、劝人向善的佛教观，以及其体恤教育工作者、关注教育的悲悯情怀。

《前调二首·登峨眉山金顶》

金绳道，上界俯层云。四上峨眉初到顶，群峦围绕一峰尊。待放大光明。

华藏寺，金顶喜重兴。安得普贤行愿力，咸兴平等大悲心。世界永和平。

这两首诗作于1988年6月，时值赵朴老携夫人陈邦织女士视察峨眉山华藏寺重建和开光准备工作之际，朴老还为题写了“华藏寺”匾额。诗中，赵朴老以欢快的笔墨，渲染了登上峨眉山金

顶的殊胜之感，盛赞普贤菩萨行大愿，并期盼“放大光明”、“世界永和平”。本来是登山视察，但赵朴老并心系天下苍生，希望仰仗佛菩萨之力，使得世界和平，人类远离刀兵饥馑。从中可以看出，赵朴老悲天悯人、普利群众的情怀。然而，世事总是难以预料，赵朴老终未看到华藏寺金顶重光盛典，直到2006年6月18日，峨眉山金顶十方普贤开光暨华藏寺恢复落成庆典才隆重举行。但是，我们相信，赵朴老在天之灵，一定能得以告慰。

《口占·大病几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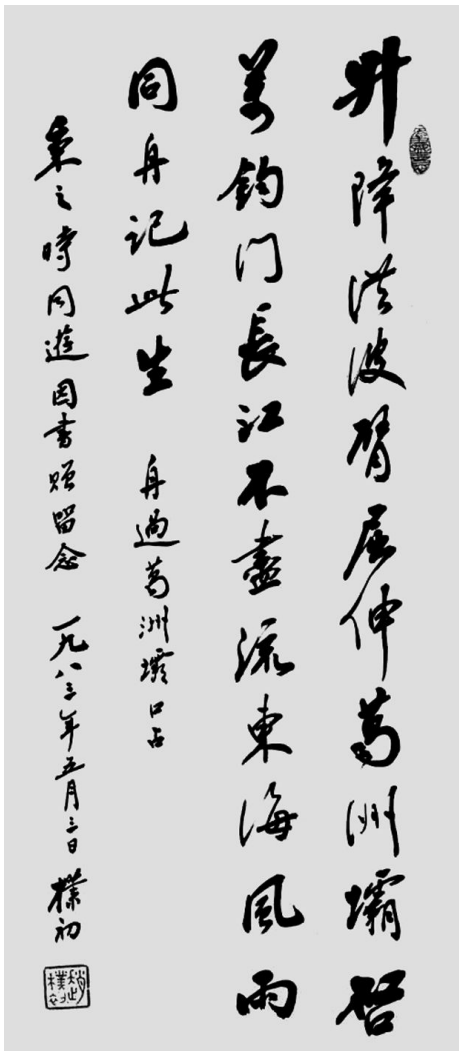
一息尚存日，何敢怠微躬？

众生恩不尽，世世报无穷。

这首诗写于1996年1月，当时赵朴老因病入院，尽管如此，他却心系佛教事业，心系广大苦难中的众生，还口占（不打草稿，随口吟咏）了这首诗。在诗中，他表达了自己只要一息尚存，就要鞠躬尽瘁，通过自己的践行和努力，去回报众生的恩情。这首诗，可以说是赵朴老世界观、人生观，乃至佛教观的一种自白。在佛教中讲到“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告诫众生要知恩、感恩、报恩，不仅要利己、度己，还有利他、度人。而赵朴老的这首诗，至情至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他知恩、感恩、利他、度人的高尚情怀。末学经常与人提及此诗，大家往往听后，无不感动万分，潸然泪流。

《诉衷情·游鹿回头》

踏沙晨作亚龙游，鸿爪倘能留？登



高夜望天际，美景不胜收。 灯万点，光辉映，似川流。不须逐鹿，山也回头，海也回头。

这首词作于1994年1月，当时我国宗教界的领袖们云集海南省三亚市，共同研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据国家宗教局原局长叶小文先生说，这首词也是赵朴老赠予他的，题款中写道：“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夜游鹿回头，调寄《诉衷情》。黎族传说故事，有一少年自五指山逐一鹿至海边，张弓欲射，鹿回头，化为美女，少年爱之，遂为夫妻。小文同志雅正。”叶小文先生说，赵朴老是希望能重视三亚这个地方，能将当时提到的“世界佛教论坛”举办地定在三亚。实际上，这也反映出赵朴老重视“人间佛教”，重视佛教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希望佛法能够在三亚得到弘扬，达到“不须逐鹿，山也回头，海也回头”之境。从中不难看出，赵朴老对佛教的重视，对佛法利益更多众生的期待之情。

《忆江南·志莲净苑大雄殿圆顶之庆》

香水海，涌现法王家。此日功圆佛顶首，多生善积妙莲华。大志度恒沙。

这首诗偈作于1997年8月，时值志莲净苑大雄殿工程圆满，赵朴老怀着欣喜之情，提笔而就。诗偈中，赵朴老以浓烈的笔墨，传递出“功圆佛顶首”时的欣喜之情。但在文末，他却笔墨一转，以“大志度恒沙”结尾，表达出他希望用此功德，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并希望用佛法的力量，度尽世间中的苦难众生。这首短短的诗偈，充分地体现出赵朴老

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

类似的诗词作品，赵朴老写过很多，末学只是挑选上述几首有代表性的，与各位同修分享。从这些诗词作品中，我们既能看出赵朴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侠骨柔肠，也能看出他心怀天下、利乐有情的大悲大愿。每每读起老人家寓情于理的诗词作品，都能感觉到浑身充满“正能量”，与山河大地

融为一体,与世间众生同呼吸、共命运。这,或许正是赵朴老与众不同的地方吧!

1995年8月,赵朴老曾写到:“或问‘您何以有如此好精神’,答云‘我的精神是打起来的’,有诗为证。”诗中写到:“打起井中水,喜见生波澜。不惟自饮濯,亦可溉良田。”赵朴老以“打水”为喻,道出“打精神”的用意,他“打精神”如同“打起井中水”,效果是一样的,因为这水不仅能自受用,还能利于他人。在赵朴老看来,一个人只要一息尚存,

就应该“打精神”,不能懈怠放逸,只能精进勤勉,为众生分忧解难。只有这样,才能报众生之恩。“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今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这首遗作,道明了赵朴老清净坦然的一生。其实,他又何尝不是清风、不是明月呢?他是抚慰众生心灵的清风,是照亮众生前途的明月!

赵朴老,您悲天悯人的情怀将永远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不断传递着佛教的慈悲、平等、和合、圆融……

赵朴初赠冰心的诗

一 微

冰心收藏的名人字画中,赵朴初的字最多,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就有7幅,其中有诗有词有对联。1961年,冰心与赵朴初共同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赴广东参观团。在参观了湛江农垦区后,参观团在海滨小歇,冰心打了个盹儿,梦见了虎纹斑斓的蝴蝶。她把自己的梦境告诉了赵朴初,赵朴初即为冰心作了一首《蝶恋花》小令记述。

在这次参观活动中,大家还一起游览了广州的流花湖,赵朴初即兴赋词一首《踏莎行》,抒发当时的情感,后来他专门用毛笔宣纸录奉给同游的冰心,以作纪念。词中写道:

乍别霜寒,喜享日暖,此身真是南飞雁。相逢处处爱深红,东风浩荡春无

限。 昔日泥塘,今朝亭馆,眼明树影波光乱。不妨四季任流花,花流直到长安远。

冰心十分欣赏赵朴初诗、书、字中那种厚重而不拘泥的传统文化底蕴。日后,赵朴初还为冰心书写了一副短对联,“夕阳无限好,高处不胜寒。”这虽是集古人之句,却真切反映了冰心内心深处的感叹。

1966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那天,赵朴初应冰心之邀,手书毛主席诗词里的《沁园春·长沙》一首:“独立寒秋,湘江北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的诗词气魄宏大,赵朴初笔答词意,写的酣畅流利。他比冰心小7岁,自然题款:送给大姊。1976年10月以后,赵朴初又相继将自己作的《朱委员长挽词》《总理逝世周年感赋》等用毛笔宣纸工整书写后寄赠好友冰心,这些书幅目前都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中。

赵朴初禅意韵文作品赏析(五)

李 斌 编注

临江仙 过海

过海东坡曾有句,平生奇绝兹游。
笙钟鳞甲动瀛洲(1)。天涯鲲化翼,海
角鹿回头。蝶恋蜂围花似锦,不知
冰雪燕幽。二分初夏一分秋。良辰逢腊
八,快意浴清流。

一九六二年一月

【注释】

(1)苏轼《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有句:“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

【欣赏】

久住北方的诗人,于寒冬来到海南,面对海南的热带风光,诗人自然想到曾贬海南的苏东坡,对他写海南的诗有了共鸣,感到一种特别的快意。

【说明】

1962年1月,赵朴初作为中国作协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海南岛,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这片热土。

浣溪沙 咏佛香花(一)

水晕鹅黄上素衣。清馨时度一丝
丝。香严自是佛前宜。微笑早参

言外意,嘉名今入篋中诗。落英拈起海天思。

一九六二年一月

【原注】

(一)岭南有花,玉洁而微含黄晕。香味略如栀子,而无其烈,俗呼之为“鸡蛋花”,嫌其俚而不切。余去夏在锡兰曾见此花,落时五瓣连蒂而下,锡人多拾以供佛,称其树为“庙树”。因为易名“佛香花”,作小词以纪之。

【欣赏】

一种热带的野花,受到诗人的特别衷爱,为其命名“佛香花”,于中参悟到不可言说的禅意。

鹧鸪天

出席第九届广岛世界大会后游灵仙山
广岛横眉斥叛兵,长崎沥胆吊斯
民。千山万水吾侪(1)事,地狱何妨放
步行? 泉水滑,野蔬新。幽窗凉席
白云深。安排半日仙山雨,归向人间喜
晚晴。

一九六三年八月

【原注】

(一)山中多温泉,皆以地狱命名,有大地狱、小地狱、大叫喊地狱诸称。

【注释】

(1)吾侪:我辈,我们这类人。

【欣赏】

灵仙山的美丽与清凉,让诗人由衷感到高兴。由温泉之名地狱,而表过了诗人不畏地狱、普度众生、永求和平之愿。

【说明】

1963年8月,赵朴初出席日本广岛举行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和平大会。

西江月

八月十六日薄暮,由日本归国,飞行中作

仰视苍苍无尽,俯窥无尽苍苍。红云万朵太平洋。疑泛莲花池上。笑语纷来隔座,怒涛犹忆扶桑。降魔且战百千场。会看人天改样。

一九六三年八月

【欣赏】

从日本归国,坐在飞机上,看窗外红霞万朵,让诗人联想到似到了佛国莲池。但诗人还是忘不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那场战争,给世界带来何其深重的灾难。恶魔的势力依然存在,还需与他们做百千场的战斗,彻底消灭他们,才来赢来一个真正美好的人间世界。

临江仙

从化温泉(1)

坐看屏山开曙色,四围花气氤氲。好音远近送林禽。跃鱼飞瑟(2)响,搅乱一溪云。浴起温泉凉雨过,一

时涤尽尘襟。未能长作岭南人(3)。思携千嶂绿,点缀上林春。

一九六四年

【注释】

(1)从化温泉:位于广州北部约75千米处,又名流溪河温泉,是闻名海内外的风景区与疗养胜地。

(2)瑟:古琴。

(3)苏轼的《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欣赏】

青山、花香、鸟鸣、鱼影、温泉,构成了一幅多么美丽的南国早春图,让诗人感叹“未能长作岭南人”。

西江月

慈觉大师(1)入唐求经十载,屡欲巡礼天台而终未果。回日本后,大兴比叡山道场,广弘天台教法。今岁为大师示寂一千一百周年,天台山国清寺为举行法会。余陪西川景文、大河内隆弘二长老暨其眷属来山,躬预其盛。昔南岳忍大师谓智者大师云:“昔日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邀,今复来矣。”余等此来,因缘亦正不可思议也。为占此偈为赠。

浮海轻身求法,芒鞋不到天台。琵琶湖上现楼台(2),添个天台天外。应喜一堂钟磬,云仍两国相偕。灵山昔日莫疑猜,记取恩情代代。

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

【注释】

(1)慈觉大师:即圆仁法师(793~864),日本天台宗僧人,延历寺第三世

座主。俗始壬生氏,下野(今栃木县)人。15岁,入比睿山师事最澄。10余年间笃修苦行。838年入唐求法,值唐武宗灭佛,携佛教典籍559卷归国。于比睿山弘密教及天台教法,倡净土法门。卒后,追谥为慈觉大师。其撰述《入唐求法巡礼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另著有《金刚顶经疏》、《苏悉地经略疏》、《显扬大戒论》等。

(2)琵琶湖:是日本第一大淡水湖,四面环山,面积约674平方公里。邻近日本古都京都、奈良,横卧在经济重镇大阪和名古屋之间。琵琶湖与富士山一样被日本人视为日本的象征。

比叡山在琵琶湖边,为日本七高山之一,日本天台宗山门派大本山。摹仿我国浙江天台山及山北四明山,别称天台山,最高峰别称四明岳。延历七年(788)最澄大师始创一乘止观院,奉药师如来为本尊。嵯峨天皇时,赐号“延历寺”。最澄之后,义真、圆仁、圆珍等诸师辈出,大阐天台宗风。

【欣赏】

在诗人的眼里,佛子是没有国界之分的,当年都在灵山会上听释迦说法。诗人希望中日两国佛教徒打破一切障碍,彼此无有猜疑,万代友好下去。

转应曲二首

雨中游西湖,戏赠西川景文、大河内隆弘二老

好友,好友,隔海飞来携手。不辞湿透毡鞋,花港苏堤去来。来去,来去,更赏一盘春雨(一)。

又

闲望,闲望,何似琵琶湖上?轻舟伴着山神(二),岸上樱花笑人。人笑,人笑,冲破云罗雾罩。

一九六四年四月九日

【原注】

(一)春雨:日人呼粉丝为春雨。

(二)山神:山神,日人对妻子的谑称,含有又爱又畏之意。

【欣赏】

诗人巧妙地选取《转应曲》这个曲牌,非常贴切地表现了与友人游西湖的欢乐场景,全曲生动、活泼、俏皮,读来令人会心一笑。

鹧鸪天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六日自广州乘印度尼西亚 GARUDA 航空公司飞机赴雅加达,时红日方西,素月东上,并运左右,俨若双轮,俯视海上,白云浮散,如荷花满池,光景奇绝,作此寄都中友人。GARUDA 一词,源自梵文,即神话中之大鹏金翅鸟。

又现长空万里身,看教日月作双轮。一池春水观南海,万顷清荷赏白云。寄归传,念艰辛(一)。今朝弹指几由旬(2)。大鹏金翅当青鸟,片纸椰香悦足珍?

一九六五年三月

【原注】

(一)唐义净在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之苏门答腊)作《南海寄归传》。

【注释】

(1)由旬:长度单位。据佛音论师

说,一由旬相当于一只公牛走一天的距离,大约七英里,即 11.2 公里。

【欣赏】

1965 年 3 月,赵朴初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寄身万里长空,看日月又轮,仿佛不在人间。诗人念想起唐代义净法师万里行程的不易,更加珍重这些异国法谊。

西江月

养病香山,答友人问讯

日课《兰亭》一遍,夜繙苏集三章。
盆栽找些活儿忙,便是香山近况。

千里偶来魂梦,戎行真羡儿郎
(一)。安心是药更无方,提醒有时还仗。(二)

一九六五年五月

【原注】

(一)每晨,民兵上山操练。

(二)语出东坡诗:“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欣赏】

诗人在香山养病,写写字,看看书,弄弄盆景,好不悠闲自在。即使是动荡不安的岁月,诗人始终能够保持一颗乐观、安定的心,这是治病的最好良药,这也应是诗人虽多病而长寿的重要原因吧。诗人之安心,并非闭门关窗,不理世事,相反,诗人始终以一双眼晴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次韵答龙榆生先生(1)见寄

治心如治草离离,才著春风又万丝。
午枕马嘶千里梦,晓林蝉惊一生

痴。波携胜水翻东海,日射余霞照大旗。
南北香山相问讯(一),愿坚诗骨不磷缁(2)。

一九六五年八月

【原注】

(一)君沪居名香山公寓。

【注释】

(1)龙榆生(1902-1966),名沐勋,晚年以字行,号忍寒。词学成就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是 20 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主编过《词学季刊》。编著有《风雨龙吟室词》、《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

(2)磷缁:典故名,典出《论语》卷九《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磷,谓因磨而薄;缁,谓因染而黑。后因以比喻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而起变化。

【欣赏】

佛教认为,人人皆有佛心,但我们凡夫之心充满了贪嗔痴,充满了各种妄念和无明,而遮掩了那颗光明、原本的佛心。我们感受的喜乐美丑,皆由这颗心所造,都非真实之相。学佛,就是治心,通过勤修戒定慧,而息灭贪嗔痴,最终发现那颗真如佛心。治心不易,人心易动,那些妄念恰如原上之草,虽被割去,但春风一吹,复又萌芽。诗人与龙榆生先生早年相识于上海,在这首诗里寄语先生,安心是药,不要为外界形势所扰乱。

病中遣兴

隔岁风云梦,奇峰掠枕边。舌存堪味茗,心动不忧天。牛后诚长策,庐前

让少年。彤经(1)新日课(一),三复续韦编(2)。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原注】

(一)日诵记中英文《毛主席语录》。

【注释】

(1)彤经: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2)韦编:古代将竹简联缀成篇的皮。绳,代指书籍。

【欣赏】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佛教协会停止工作。面对动乱的时局,赵朴初感到痛心而无能为力,身体也经常处于病中。但佛子的安心之法,使他能够泰然处之,每天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将它作为一种新日课。全诗并无悲观情绪,相反,他对国家充满希望,相信总有云开日出的时候。

闲情偶寄五首

转煤球

变化寻常事,丸泥理可通。
今朝通手黑,明日彻心红。

捡煤核

细向心中检,然而有不然。
冷灰犹可拨,试看火烧天。

扫雪

何处不东风?温生凜冽中。
扫尽一路白,待看万山红。

大扫除

空言志澄清,何如勤洒扫。
峥嵘万古尘,一洗天下小。

折纸花

摧拉枯朽尽,铁骨独留枝。
好待东风信,新花众妙持。

一九六九年一至二月

【欣赏】

“文革”期间,诗人在劫难逃,被关进了“牛棚”,与虞愚教授、正果法师等集中在广济寺进行劳动改造。这组诗写的就是劳动改造的生活。对于佛教徒来说,无处不道场,越是艰难困苦的环境,越是最好的修行之所。诗人在这些劳动中,发现了许多禅理,如从煤球中发现“变化寻常事”,从扫雪中发现“何外不东风”。他始终坚信纷乱和困难都是暂时的,必有一天“待看万山红”、“新花众妙持”。乐观的胸怀,风趣的笔墨,在读者看来,这样的劳动也成为了一种非常轻松、美好的事情。

青山远

和蕴之

苦雨愁阴,梦里关山乱棘榛。觉来挥袖拂烟云,听新莺。望中景色无边好,竞艳争妍万木春。可知病树此时心?也欣欣。

一九七〇年四月

【注释】

(1)蕴之:即陈邦炎,赵朴初妻弟,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

(2)棘榛:荆棘丛生、偏远僻静之地。

【欣赏】

“文革”期间,在周总理的保护下,诗人闲赋在家,这首诗便是当时心情的写照。诗人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前途,

使得他心中是“苦雨愁阴”。但诗人始终坚信这是暂时的，相信严寒之后必是万木争春。诗人以病树自喻，虽然时下多愁多病，摇摇欲倒，但想到春天将来，也充满了欣欣之意。

晓行口占

清味弥天餐不足，未到松林香气扑。不孤三载不窥园(1)，更觉今朝真是福。

一九七〇年五月

【注释】

(1)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公元前154年，董仲舒全家搬迁到广川县西边，房屋还在修整期间，他就入住了书房，专读《春秋公羊传》。家人为了让他读书之余，心情能愉悦，便在书房修了一座花园，四季姹紫嫣红，芳香不断。而他却一直不曾抬头看过，甚至没踏进花园一步。三年后的某一天，他无意间走到窗前，发现风光绚丽，很是惊诧，忙问家人，这是何处。家人说是自家花园，已经修筑三年。他不由感叹时间之短暂。后人用这个典故说明治学之专心。

【欣赏】

“文革”期间，诗人亦是三年目不窥园，在家临池读书，非因治学之专，只是不愿目睹外面社会之乱状。在某个早晨，诗人偶然未出，空气清新可餐，松林香气扑鼻，令诗人觉得真是享受一种清福。大自然风物之美好，暗合了诗人对中国明天的信愿，一如某种美妙的禅意，只可领会而不可言说也。

置白菜心一枚于碗中盛水养之，渐舒展转绿，挺生茎秆高尺余，着叶开花，有轩昂之态

花如金伞盖，叶作飞檐上。俨然七级塔，意欲逼纬象(1)。珍此碗中春。骋我天外想。峨眉千层黛，松风送清音。滇池映茶花，万顷霞光晃。湛江蝴蝶飞，晓仙同月朗(一)。南溟访奇甸(二)，翠羽遍红壤(三)。昔游梦未忘，重寻后可偿。北国冬庭空，赖兹寄神赏。所遇虽万殊(2)，自足初无两。静观悟物理，更生得善养。永怀欣欣意，寒暑任来往。呼吸通寥廓，随心斗室广。

一九七〇年冬

【原注】

(一)晓仙：花名。

(二)明朱元璋劳海南将士敕云：“南溟之中有奇甸数千里。”

(三)海南植物园叶多如羽状。

【注释】

(1)纬象：星象。

(2)万殊：各不相同。

【欣赏】

佛家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此诗即是诠释。一棵白菜心，被诗人养于碗中，生叶开花。在诗人眼里，就像一座七级宝塔。由此叶花想到，昔日峨眉、滇池、海南、缅甸等地之游，所见奇景异物。佛家认为万物不二，以佛道至理观之，物物平等而无差别。诗中由白菜心所联想，乃至这首诗的本身，无不归于诗人一颗寂静涅槃、实相空相的禅心而已。

安徽第一本画刊和赵朴初的长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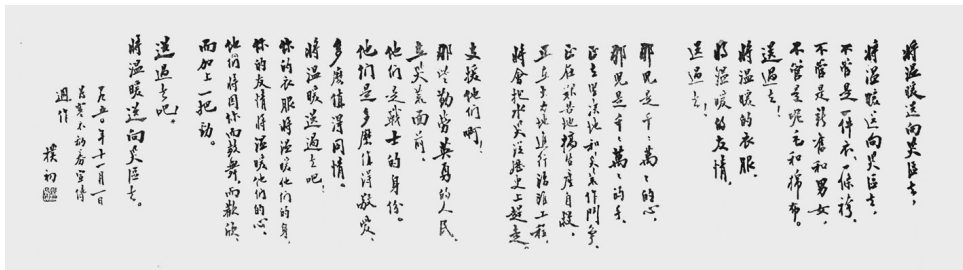
张荫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夏秋之交,皖北广大地区发生严重的水灾,接着干旱、病疫,灾情为百年未有。资料称,“平地积水数尺,深者丈余”,“洪峰高达丈余,二十七个县被淹没,受灾面积达三千多万亩,受灾人口近二千万人”。皖北灾区人民在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奋起抗灾,坚持生产自救。严重的灾害,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在全国发起支援皖北灾区宣传,全国人民纷纷捐款、捐物、捐献棉衣、棉被给灾区人民过冬,同时派出以彭泽民为团长、赵朴初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迅速赶往重灾区了解灾情、指导救灾,给灾区人民送去温暖和关怀。赵朴初到达灾区后,先后去蚌埠、阜阳、宿县等地重灾区,见到千百万灾民无家可归、缺衣少食的悲惨状况,触动了这位诗人、大书法家的心灵。在油灯下,他愤笔疾书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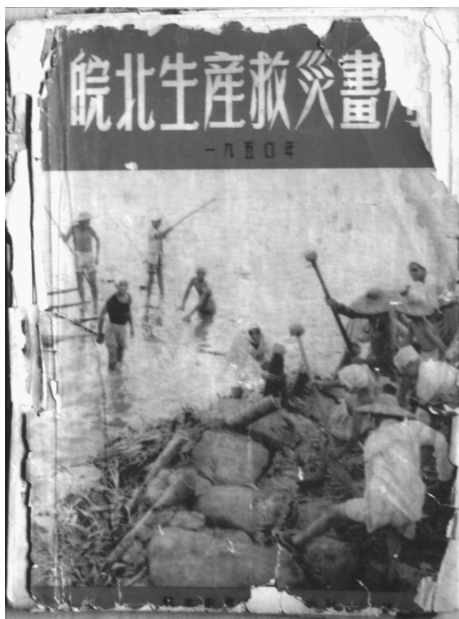
诗一首《将温暖送向灾区去》,号召全国各地捐献棉衣、棉被给灾民,免除灾民在即将到来的严冬受冻饿之苦。这首长诗登载在安徽省最早的一本画刊上,画刊名《皖北生产救灾画刊》,开本40页,长30厘米,横24厘米,刊登了当时灾民与大水搏斗、实行生产自救等方面的照片140余张,由当时皖北生救指挥部编辑出版,上海大同制版公司制版,上海美灵登公司印刷,出版日期为1951年2月,封面彩色为人工



赵朴初在蚌埠车站与中央慰问团成员等合影



赵朴初长诗《将温暖送向灾区去》



《皖北生产救灾画刊》

着色。据笔者了解,这是解放后安徽省最早的一本大型画册。赵朴初写的《将温暖送向灾区去》刊载在这本画册的第31页上。现将其抄录于下,以飨读者。

将温暖送向灾区去
将温暖送向灾区去,
不管是一件衣、一条裤,
不管是新旧和男女,
不管是呢毛和棉布。

送过去!

将温暖的衣服,
将温暖的友情,
送过去!

那儿是千千万万的心,
那儿是千千万万的手,
正在坚决地和灾荒作斗争,
正在艰苦地搞生产自救,
正在大力地进行治淮工程,

将会把水灾从历史上赶走。

支援他们啊!

那些勤劳英勇的人民,
在灾荒面前,
他们是战士的身份,
他们是多么值得敬爱,
多么值得同情。

将温暖送过去吧!

你的衣服将温暖他们的身,
你的友情将温暖他们的心,
他们将因你而鼓舞,而欢欣,
而加上一把劲。

送过去吧,

将温暖送向灾区去。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为寒衣劝募宣传周作

朴初

(原载《收藏快报》2015年2月11日)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一直关注海天佛国普陀山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他多次朝礼普陀山，视察指导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普陀山佛教事业的发展，为普陀山留下了许多墨宝，与妙善法师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朝礼普陀

“文革”结束，为尽快恢复历经劫难的中国佛教，在赵朴初等的努力下，拨乱反正，宗教政策得到较好的落实，首批选定了汉传佛教 142 个寺庙作为全国重点寺庙，于 1983 年 4 月由国务院下文公布，尽快恢复和开放。其中普陀山的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名列其中。

妙善法师于 1980 年出任普陀山

佛教协会会长，率领四众建寺塑像，使普陀山佛教焕然一新，接待了包括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内的许多政要名流以及海内外朝圣团。在赵朴初的支持下，在妙善法师的争取下，1986 年，省政府同意又将 20 多座其他单位占据的寺庙归还普陀山佛教。

1987 年 10 月，时还兼任全国政协宗教组组长的赵朴初率调查组到了浙江，视察宗教政策的落实情况，当时安士伟、宗怀德任副组长，另有余纪一、吴尧民、杨子林等陪同。18 日，赵朴初来到了普陀山。白天，80 初度的赵朴初精神矍铄，杖履轻健，兴致勃勃到了普济寺、慧济寺、法雨寺、紫竹林等礼佛观光，与僧众交流，了解情况。不肯去观音院在紫竹林内，赵朴初以为是普陀山的根本道场，赞叹不已。

晚上，赵朴初一行组织开座谈会，听取妙善法师的汇报。当得知大多数寺庙都已归还佛教，佛协还制订了《普陀山寺院规章制度》等，赵朴初很高兴地说：“这很好，普陀山朝拜的信众很多，常住僧人也逐步增加，应该加强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这项工作你们抓得好，抓得及时呀。”当妙善法汇报到为了解老僧尼的养老，这年在山上创办了“颐年堂”，赵朴初赞扬他：“这些老僧尼为佛教做出了贡献，且大都一生坎坷，体弱多病，对他们晚年生活应该安排好，使其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修，老有所乐。普陀山在为僧尼养老服务上带了好头，树立了榜样，望总结经验，在全国推广。”赵朴初对普陀山佛教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大家勤奋工作，把普陀山建设好。

赵朴初利用视察的空闲，填词二首，对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无比敬重，对普陀山佛教现状深感欣喜：

谒金门

不肯去，甘禁万劫风雨。此土缘深非妄许，悲心周广宇。从此名山钟毓，无数妙华慧炬。宝筏不辞千手与，度人间儿女。

忆江南·普陀礼赞

不肯去，此土宿缘深。照世悲心来万国，观澜皱面证三生。无尽海潮音。

应妙善法师之请，赵朴初还为法雨寺大殿书写了楹联：

大海仗慈航，广度一切众生，破迷雾，息黑风，意朗心开登觉岸；

弥天施法雨，普润四方国土，布嘉禾，覆美树，鸟飞鱼跃乐和曦。

又为普济寺莲花池定香亭书一联：

心定一池大悲水；

佛香三界藕花风。

21日，赵朴初一行离开了普陀山。

光临盛会

1988年，妙善法师当选全山住持。普陀山佛教一座座古刹重辉，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经普陀山佛教协会决定，并报赵朴初同意，定于1989年10月16-18日（18日为农历九月十七，是观音菩萨成道日）举行法雨寺、慧济寺、大乘庵、梅福庵、观音洞、梵音洞、福泉庵七大寺院佛像开光暨普陀山寺庙修复开放十周年、妙善法师荣任普陀山全山方丈升座庆典法会。

赵朴初在出席了香港天坛大佛圆顶洒净仪式后，由上海乘船于10月15日抵达普陀山，参加这一盛会。香港名僧觉光、圣一、永惺法师分别率团同赵朴初同船抵达。前来参加盛会的有海内外高僧大德1000多人。

10月16日上午9时，普陀山首先举行了开放十周年剪彩仪式，地点在普济寺中山门。赵朴初应邀剪彩并讲话。他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妙善大和尚和普陀山的各位大德、法师、善知识表示热烈祝贺，对浙江省、舟山市的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帮助普陀山恢复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在讲话中着重指出：“今天的剪彩仪式，象征着从今日起，普陀山对外开放打开了大门，开示了人天涅槃正路。”赵朴初高度评价了以妙善法师为首的普陀山僧众，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为佛教名山的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令人欢喜赞叹！赵朴初还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普陀山佛教协会赠送了字画。

17日6时，妙善法师在四众教友的夹道迎请下缓步走入普济寺圆通殿举行升座仪式，由明旸法师送座。升座仪式结束后，妙善法师恭请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为普济寺佛像开光。18日9时，普陀山举行全山佛像开光法会。赵朴初十分高兴地参加这系列活动。当天晚上，普陀山佛教协会在普济寺举行素筵，欢庆各项法务圆满成就，感谢海内外高僧大德和四众教友亲临祝贺。赵朴初在答谢宴会发表了讲话。

19日上午，妙善法师邀请赵朴初、茗山法师等去洛迦山参礼。妙善法师考虑赵朴初年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顶轿子，可是赵朴初不坐。而茗山法师身体不行，登岸上了约百级台阶，已经体力不支，于是，准备给赵朴初的轿子便让茗老坐上了。到了观音寺，赵朴初看到到处都在建设，询问了有关情况。妙善法师说：“准备建一座五百罗汉拜观音的宝塔，还要建两座祖坛。”

这次普陀山之行，赵朴初观此名山盛会，特意为妙善法师填词一首：

定风波

任是风狂与浪惊，齐来礼佛八方人。不肯去心谁会得？休测。海天万劫一山尊。说法放光观盛典，圆满。竿头还待过殊勋。喜见洛迦方造塔，菩萨。愿教世界永和平。

还应妙善法师之请，为洛迦山书

一联，现刻于石碑坊：

来瞻礼人，有福德因缘，但一小低头，皆共成佛道；

愿见闻者，无挂碍恐怖，同发大悲心，极力致和平。

赵朴初为普陀山留下的墨宝，除上述之外，还有：

1986年，重建印光大师纪念堂，赵朴初题额。此外，山上定香亭、澹澹亭都为赵朴初题额。

1989年，赵朴初为定香亭书一联：

心定一池大悲水；

佛花三界藕香风。

南海观音功德厅，赵朴初集经句并书一联：

慈眼视众生，能为作依怙，灭诸烦恼焰；

慧日破诸暗，具足神通力，普明照世间。

赞赏“三统一”和“三不”

随着普陀山旅游热的逐渐升温，有些部门和单位出于经济利益，在建设中出现一些不如法、不利于普陀山佛教发展的现象，妙善法师十分忧虑。1991年12月30日，妙善法师写信给赵朴初，反映普陀山高楼大厦及变更寺庙原貌的设施日益扩张，有席卷全山、成为海岛城市之趋势，以及被单位和山民占用的44处古庵得不到及时重修，“上述二事，善日夜忧念”，恳请赵朴初共为协商计议。

赵朴初接到信，亲自组织中佛协有关领导开会研究，认为：“当前各地正在落实宗教政策，恢复修建寺院，在修建中如何按照佛教寺院的传统建筑

艺术和建筑文化的要求,搞得如法如律,把寺院建设得更加庄严,更加符合佛教要求,这是十分重要的。妙善法师反映的问题,带有普遍性,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根据赵朴初的指示,中国佛教协会对妙老的信专门进行了研究并行文作了回复,支持他的意见,还把这一问题向上级领导部门作了反映,收到了很好效果。

在赵朴初的热情关怀和妙善法师的努力下,政府宗教部门和有关部门对上述问题都很重视,并采取了必要措施。

在寺院管理上,妙善法师在普陀山推行“三统一”和“三不”。“三统一”:在人事统一调动,即全山僧尼根据个人的德、学和能力,不分宗派,不分师徒,依照丛林选贤制度,统一调动和管理;在经济上统一支配,全山寺院及单位的经济均由佛协统一核算和管理,所有财会人员不管是僧人或职工,统由佛协审查、任用;在寺院修建统一规划,对全山寺院的修建、塑像等各项修建工程,均由佛协统一安排,直接管理。“三不”:在经济上,不借资,不集资,不合资。

1993年10月14日,妙善法师进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当选咨议委员会副主席。赵朴初特意向妙善法师询问了“三统一”和“三不”的内容,并予以赞扬:“提得好!提得好!‘三统一’和‘三不’在普陀山要永远搞下去,其他名山大寺也可学习借鉴,有了这些管理原则,才能使全山一盘棋,一条心,这是把全

山建设和管理好的重要经验。”这给妙善法师很大的鼓舞,有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1996年,妙善法师在《普陀山佛教》发表文章《“三统一”是维护海天佛国声誉的法宝》。妙老临终做出遗嘱,其中一条,就是要坚持“三统一”和“三不”。

支持“南海观音”建设

1994年,妙善法师经过多年的酝酿,再次开始一个宏伟规划,那就是兴建南海观音立像。

1995年6月15日,妙善法师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议,向赵朴初汇报了南海观音立像的情况。赵朴初指示:“普陀山对外影响大,朝拜的信众很多,同意建观音立像。但要办好审批手续,选好造像地址,做好地质勘探,各方面条件相匹配。造像要多做调查研究,开些小型研讨会。总之,对此,我会全力支持。”赵朴初还题写了“南海观音”。

11月11日(农历九月十九,观音菩萨成道日),妙善法师在龙湾山岗主持南海观音铜像奠基典礼。

1997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二十九,观音出家日),普陀山将举行南海观音立像开光大典。赵朴初接到邀请函后,十分高兴,由于他有外事活动,不能参加,指示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了副会长净慧法师、副秘书长倪强先生等10多位高僧大德参加开光法会。法会期间,倪强看到妙善法师身体欠佳,十分难过,回京后立即向赵朴初做了汇报。赵朴初指示:“请你立即告诉



1989年,赵朴初在普陀山。

妙老,请其立即来京治疗,工作先放一放。就说这是我的意见,一定请他来。”妙善法师接到倪强的电话后,连声说:“谢谢朴老的关心,我过几天即到上海检查治疗,并请朴老多保重。”

1998年11月,《佛教文化》第5期发表了《南山寺缘起碑》中有关混淆“南海”的提法和海南省三亚南山寺筹建露天观音巨像拟取名“南海观音”一事,妙善法师特命研究所净旻法师起草材料,委派佛协秘书长惟航法师等持函晋见赵朴初,恳请赵朴初出面协调,确保普陀山“南海观音”专名不被混用。不久,即接到赵朴初回函:“命名之事,我已转告有关人士,嘱其认真考虑法师意见,尊重传统,顾及佛教整体,如法地予以研究,作出方案,尽早给您答复。法师尽可放心。”

1999年3月中旬,赵朴初得知妙善法师住院,派倪强去看望。当得知妙善法师心脏不好,需装心脏起搏器,赵朴初指示倪强:“一定找安起搏器经验最多的一流医院给妙老安装,以确保安全。对妙老的病,我会要尽全力支持帮助。”8月下旬,赵朴初得知妙善法师再次病危,又派倪强去看望。2000年2月26日,妙善法师圆寂,赵朴初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而此时的他,身体状况同样非常不好,5月21日,也舍报西去。

谈起赵朴初,妙善法师曾说:“赵朴老对普陀山如此关爱与支持,我们一定把这一佛教圣地建成光照环宇、摄化众生的模范道场,报答赵朴老的关怀。”二老为普陀山佛教做出的贡献,并永载于中国佛教史。

去北京医院探望赵朴初先生

张爱斌

1996年10月下旬，我拟出版拙作《乡情》散文集，与准备出版专著《陈独秀一家人》的文友吴晓一道赴京，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等单位联系出版事宜。在京期间，听说赵朴初因病住院，我便和吴晓于一天上午专程去北京医院探望了他老人家，并带去一袋水果以示问候。

对于德高望重的赵朴老，我曾在1988年3月与市委统战部长吴斌一道去他家拜访过，并请朴老为安庆民间文艺工作者协会题写会刊刊名《乡情报》。那次见面，朴老身体还很硬朗，时隔8年后他身体欠佳，住进了北京医院。我们到达北京医院后，见朴老的病房空间很大，房内除有一张大床外，还有沙发、茶几和书桌等，但陈设却很简朴。朴老当时正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他老伴陈邦织坐在旁边守护，见我们来了，便起身招呼。朴老闻声睁开眼，见我曾似相识，望我一眼后遂起身说：“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年和吴部长一道来我家的小张同志吧？”我点头称是，朴老连说欢迎欢迎。接着，他转眼向吴晓望去，我忙向朴老介绍说，这位吴晓同志是安庆日报记者，他这

次来京准备出版专著《陈独秀一家人》。朴老一听眼睛一亮说：“啊，出版《陈独秀一家人》，很好！我与陈独秀不仅是亲戚，还有一段乡谊哩”。边说边热情地要我们坐下，并招呼老伴沏茶。吴晓忙接过话头说：“拙作还不够成熟，想请朴老斧正”。朴老谦逊地说：“斧正不敢当，但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只要我晓得，都可以告知……”说到这里，他显得有气无力。我见朴老的身体比8年前差多了，不仅脸庞消瘦了许多，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差了不少。

谈话间，我见书桌上放有朴老刚写好不久的一首诗词，很感兴趣，便拜读一番，然后又用相机拍摄下来。这是一首写在面幅为八开宣纸上的诗词：“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今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落款为“一九九六年十月书于北京医院赵朴初”，并钤印一方。我读了朴老这首诗词，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朴老那感人肺腑的诗句，充分表明朴老渗透人生的心迹，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他的生死观十分坦然，真正成为“觉者”，做到“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这正好是佛陀涅槃的境界，

忆赵朴初宗老为“泉州赵宋南 外宗研究会”题名经过

赵令勋

1992年夏秋之间,我接到福建老家二哥赵令华来信,信中言明泉州赵族宗亲会,为开展赵宋南外正宗司进驻泉州后,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民俗影响的研究,将成立“泉州赵宋南外宗研究会”,赵族总会会长赵流英宗长托他找我求请赵朴老拨冗为研究会献宝墨题书牌匾。信中还附有流英宗长对题书的要求并盖上宗亲会的大红印章。

接信后,我既感到十分荣幸,泉州宗亲信任我,将这大事托付给我,同时又感到十分为难,我与赵老虽同住在北京,但他是著名社会活动家、爱国宗教领袖、民主党派领导人、知名书法家文化人士,身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

主席等要职。我只是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属自然科学界。由于工作界别的差异,我与文化界、宗教界人士素无往来,与赵老也从无联系。对赵老的情况都是在电视与报章上看到和了解到,其余一无所知。偌大北京,他家在何处,门在何方,摸都摸不着,更谈不到上门求字了。我虽离家出外近四十载,但家乡情结仍很浓烈,对故乡尤其宗亲托办的事,自觉不能一推了事,再困难也要想办法。正在我一筹莫展苦苦思索如何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时,我夫人陈凌霞一席话使我开了窍。她说赵老既是文化界知名人士又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咱们的老友胡序威、黄亦春夫妇有很多亲戚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你

亦是深得儒道之精华和彻底唯物主义之真谛。朴老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世人无不敬仰。

我们在朴老病房里呆了一个多小时后,怕打扰他老人家休息,便挥手告别,祝福朴老早日康复。不料这次看望竟成永诀,朴老那首在病房里写成的

诗词也成了他临终遗言。三年多后的2000年5月,朴老终因病重辞世。噩耗传来,我与吴晓都痛惜不已。事后,我曾撰《怀念赵朴初》一文发表于北京《统一论坛》杂志和香港《文汇报》,以示悼念。

泉州趙宋南外宗研究會

趙樸初題



可去求他们帮帮忙。胡序威先生与我都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相处甚好。他伯父胡愈之也是著名社会活动家,知名文化界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上世纪 50-60 年代时,曾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后又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要职。胡的夫人黄亦春老师又是我夫人的好友、同事,她们都是同在北京第八十二中学任教的老师,关系也甚好。黄的姨夫叶圣陶是知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也任过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其子叶至善也是知名文化人士,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等职,是黄老师的表兄,求助他们沟通帮助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于是我们二口子,当天晚上就登门拜访胡黄二位,因是老熟人,没有寒暄和客套,开门见山就将问题和盘托出。他们二位听了我的诉求,毫无犹豫答应帮我办好这件事。几天后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已沟通好了,并告诉我人不用去了,将信迳寄给赵老即可,他的秘

书与家人会帮助安排和处理的。随后我写了一封信给赵老,说明受宗亲委托等情,随信附去流英宗长与我二哥令华给我的信。没过几天从我朋友处又传来佳音,说已经给我安排好了,赵老将尽快按规格尺寸题书,并告之赵老当时年事已高(已 83-84 岁)一般求字都会被家人与秘书婉言谢绝,但当他看到是赵族宗亲的求字,欣然答应。还叮嘱我不用去取字,赵老秘书会直接将题好的牌匾纸样寄泉州赵族宗亲会。

不久流英宗长非常高兴地给我打电话,方知道赵朴老为“泉州赵宋南外宗研究会”牌匾题字已收到了。在电话中,他一再感谢我为赵族总会办了件好事。

自此,我才与流英宗长建立了联系。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信说“陆秀夫是赵宋王朝的大忠臣。赵族宗亲会准备在会刊上刊登文章纪念,目前尚欠缺一幅陆的画像,请我在北京大图书馆查找。我后来终于在国家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找到《中国宰相全传》一书,在宋

朝一章的第 3016—3018 页，查到陆秀夫的文字介绍及画像一幅，我喜出望外地将其复印一份，还顺便将张世杰宰相的画像也复印一份一并邮给流英宗长。

因托我经办的二件事都顺利完成，他对我既感谢又信任。后来又写信让我去全国侨联反映泉州赵氏祖业归还事宜，请以协调解决。自此以后，他常寄赠《赵族会讯》《纪念特刊》，及《南外天源赵氏族谱》，《大宋皇帝皇后像记》……等许多重要材料。还于 2003 年 12 月起聘任我为泉州赵宋南外宗正司研究会和泉州南外宗赵族总会顾问，还组织我与在泉州的堂姐赵丽琴在赵族会讯刊登拜年贺函。以后我与他一直常有书信往来和电话联系。2004 年春我回老家探亲，在堂姐赵丽琴的陪同下专程前去拜望他老人家，我们还在太祖像前照相留念，这是我与流英宗长第一次见面。在接触中，我深受他为当宗亲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回北京后我就据感受和收集

到的有关材料整理撰写《鞠躬尽瘁为赵族，任劳任怨为宗亲》文章，表彰这位德高望重、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一意作为赵氏宗亲事业服务操劳的宗长。文章写后放了好长一段时间，准备充实修改，再寄给会讯编辑部，可后来却传来流英宗长仙逝的噩耗，我随即将上文寄给《赵族会讯》编辑部刊登，权作为对流英宗长的悼念。该文后在《赵族会讯》2010 年第 15 期刊出。最近我在翻阅 2013 年《赵族会讯》时读到《一个泉州人的太湖情结》一文，文中曾提到泉州赵姓成立了一个泉州赵宋南外宗研究会，赵朴初先生曾为研究会题书牌匾的事，这使我想起已封尘二十余年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事情，即赵老题书牌匾的往事，也实是流英宗长为宗亲会所办的一件大事，但我在表彰纪念他的文章时竟忘记提及，是一重大遗漏，现将其写出，既是对上文的补充，也是作为对流英宗长的追思和作为赵族宗亲会一项重要活动记录的留存。

1992 年 9 月，赵朴初应邀去嘉峪关参加“中国丝绸之路节”。登上雄伟壮观、气势磅礴的“天下第一雄关”，朴老极目远眺，不胜感慨。市领导乘兴请朴老为嘉峪关重新题额，以换下蒋介石书写的“嘉峪关”，朴老笑而不答。他说了一个故事。那是新中国刚成立，有人把吴佩孚题的“广济寺”给弄掉了，匾也被摘了下来。周恩来听罢说：“这是

要尊重历史

瞎胡闹，怎么能这样搞呢？寺庙曾经用过吴佩孚题写的匾，这是历史嘛！”朴老强调周总理的话：“这样做不好，这是历史，不能因为吴佩孚是军阀，就去否认历史，或者改变历史。”

牢记赵朴老

“当前佛教最首要的问题是培养人才”
之教诲

张鸿俊

新年伊始,去寺庙参观,看到丛林兴旺,倍感高兴,但也看到部分僧众趾高气扬,无谦卑之心,使我倍增反感。

清末日本僧人小栗栖香顶写的《北京游纪》里记载他去天津大悲院的见闻,“僧二人在佛殿前,就桌子,相对吃鱼肉。吃了,主僧禅法引接”。之后他来到高僧的房间,打算与其攀谈。这位僧人“床上放着两个枕头,点着小玻璃灯,把鸦片让与我吃,我曰:‘不会吃。’”

以史为鉴,回家翻阅《赵朴初文集》。赵朴老曾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时刻提醒我们佛教教育事业任重道远,不能松懈。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必须把培养人才放在第一位。

赵朴老在1984年10月中国佛学院的一次会议上曾说:“当前的情况,一方面是佛教工作百废待举,急需人才;另一方面却是佛教人才凋零殆尽,

佛教事业后继乏人。这两方面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不下大力气培养佛教事业接班人,佛教工作就无法很好开展,就无法解决佛教工作中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随着宗教政策的不断落实,全国各地佛教工作的全面开展,佛教需要各种人才的问题更加突出,人才供需的矛盾更加尖锐,而佛教教育工作又远远跟不上来。在这一情况下,赵朴老把培养佛教人才,抓好佛教教育当作头等大事,在日常工作中一直作为首要任务来研究、对待。

赵朴老居士是当代佛门领袖,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前曾单独嘱咐他要护持佛法。朴老为佛教事业费尽了毕生心血,特别是对“文革”之后佛教的重兴,可以说功不可没。赵朴老牢牢把握佛教事业发展的本质核心,即僧伽教育,一再强调振兴新中国、新时代佛教,关键是提倡和开展僧伽教育事业,认为人才是开展佛教工作的关键。

从我国佛教的历史经验看，佛教自身建设的好坏是决定佛教兴衰存亡的根本内因。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伴随着机遇与挑战，能否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归结于佛教自身建设的开展与深化。

赵朴老提出，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和组织建设。其中，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基础，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和组织建设是保证。“大力培养合格僧才，加强人才建设，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他在1986年7月下旬的一次讲话中说：“要把青年学僧培养成才，必须要紧紧抓住不断提高他们的爱国爱教思想，培养他们的宗教道德、宗教情操和宗教学识；要坚持学

修并重，严格戒律，注重威仪，尊敬师友，遵守纪律；要不断提高他们的佛学研究、寺院管理、佛教教学和对外交往的能力。这是我们佛教培育僧才贯彻始终的培养目标，也是一个学生不断开发智慧、提高道德、增长才干的过程，必须常抓不懈。”

赵朴老关于人才培养和佛教自身建设的思想，直至今日，不但没有过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反而愈显重要。正因为有赵朴老这样远见卓识的决策和有力的领导，佛教界才涌现了一批优秀中青年僧才，佛教界才有了后继的栋梁。但是，佛教教育事业的道路依然漫长，有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赵朴老“当前佛教最首要的问题是培养人才”的教诲，时刻提醒着我们，佛教教育事业任重道远，不能松懈。

算盘打出诗意浓

一 微

1976年11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在杭州休养，有天上午10时左右，他来到玉泉公园参观菊花展览。当他走到金鱼池旁大厅时，看到一位会计员正在打算盘算账，他走过去和蔼地要求会计员让他试试。陈云同志坐下来，熟练地打起算盘来。新华社记者岳湖同志抓住机会，拍摄到一幅珍贵的《陈云同志打算盘》的照片。

1981年1月，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同志见到这幅照片，被照片中蕴含的浓浓诗意所感动、所亢奋，于是诗兴大发，挥笔作诗一首：“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从此，陈云同志打算盘的轶事和赵朴初的题照诗便成为中国珠坛的一段佳话流传至今。

了知禅意是诗心

朱家托

赵朴初研究动态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近读《赵朴初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第一版),摘得以下诗句:

千手散千花,一足何碍步?(296 页—297 页)

千手开千眼。(487 页)

悲心千手转坤乾。(502 页)

千手千眼,救度众生苦厄,娑婆遍满大悲心。(768 页)

看来,赵朴初先生对“千手千眼”是尊敬有加的。

那么,这“千手千眼”的来历怎样?其间包含怎样的意蕴?仔细考究一番,对于理解赵朴初韵文的立意,欣赏赵朴初的匠心独运,是大有益处的。

“千手千眼”是代指“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家喻户晓的仁慈菩萨。可是为什么是“千手千眼”呢?在我幼小时,这是一直困扰我的疑团。

后来长大了,书读得多了,疑团才逐渐冰释。

其实观世音菩萨佛像,只有 42 只手、43 只眼睛。

既然如此,何来“千手千眼”一说呢?

原来佛经上解释道,观世音菩萨两侧的 40 只手和每只手上的一只眼,各代表 25 种因果报应。

40 只手各拿法器,各有作用。

- 1、无畏手,除一切众生怖畏;
- 2、持日手,救眼睛无光者;
- 3、持月手,救患热病令清凉;
- 4、宝手,为众官位者;
- 5、宝箭手,令善友早相遇;
- 6、净瓶手,为求生梵天者;
- 7、杨枝手,除种种病难;
- 8、白拂手,除一切恶障;
- 9、宝瓶手、为调和眷属;
- 10、盾牌手,辟一切恶兽;
- 11、钺斧手,除一切王难;
- 12、髑髅宝杖手,役使一切鬼神;
- 13、数珠手,能得到一切佛接引;
- 14、宝剑手,降服一切鬼神;
- 15、金刚杵手,摧伏一切怨敌;

- 16、1 铁钩手,能让龙王拥护;
 17、锡杖手,慈悲覆盖一切众生;
 18、白莲花手,成就种种功德;
 19、青莲花手,为生十方净土;
 20、紫莲花手,能见十方诸佛;
 21、红莲花手,能令升天;
 22、宝镜手,成就大智慧;
 23、宝印手,成就大辩才;
 24、2 顶上化佛手(二手),为得诸佛摩顶受记;
 25、合掌手(二手),令一切人及鬼神爱敬;
 26、宝篋手,能得土中伏藏;
 27、五色云手,令速成佛道
 28、宝戟手,能辟除怨贼;
 29、宝螺手,号召天神;
 30、如意宝珠手,能令富饶;
 31、绶索手,令得安稳;
 32、宝钵手,令身体安稳;
 33、玉环手,令得仆役;
 34、宝铎手,令得上蔑音声;
 35、五股杵手,降服天魔外道;
 36、化佛手,生生不离佛;
 37、化宫殿手,生生在佛宫殿中,不受胎生;
 38、宝经手,令博学多闻;
 39、金刚轮手,直至成佛终不退转;
 40、蒲桃手,令稼谷丰收。

这也就是说, $25 \times 40 = 1000$ 。于是,观世音菩萨就变成了佛教理论上的“千手千眼”的菩萨了。而这“千手千眼”就代表了智慧众多、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能普救众生的本领,就成了“至真、至善、至美”的代名词。

当我们明白“千手千眼”的来龙去脉之后,再回到赵朴初先生的韵文中来。

千手散千花,一足何碍步?

邓散木(1898—1963),号一足,是中国现代书法家、篆刻家。在艺坛上有“北齐(白石)南邓(散木)”之誉。邓散木擅长书法篆刻,真、行、草、篆、隶各种字体都很精通。

赵朴初观看邓散木金石书法展后,借“千手散千花”的比喻,赞叹其笔酣墨饱、结字谨严、功力深厚的书法艺术。

千手开千眼。

这是1987年12月赵朴初《赠奥比斯眼科飞行医院》诗中的句子,礼赞医生妙手回春医术高明。

悲心千手转乾坤。

这是1988年6月22日赵朴初登四川大足宝顶山时留下的诗句,抒发当“寂相半身融法界”之后应有之“志”。佛教的初衷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它追寻人生的圆满与完美。

从联语字面的角度说“千手”借代“观世音”,是不错的。但也可广义地理解“千手”借代“佛教”。既然如此,那么,“千手”能否“转乾坤”?“千手”怎样“转乾坤”呢?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好:“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而没有科学的宗教则是瞎子。”“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也更加深远了。”这就是说,如同科学要与时俱进不断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一样,宗教也要因时而化不断发展向前。

作为新中国一代杰出宗教界领袖,赵朴初为“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做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身体力行,开创了佛教新局面。为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赵朴初提出了著名的“佛教圆融”学说,即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赵朴初的“佛教圆融”学说在宗教理论建设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95年7月19日,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创刊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当今中国宗教从总体上,从主流上来说,是一种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得一支重要力量,是扩大开放的重要渠道,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赵朴初的这些论述,揭示了宗教向高级层次发展后所取得的文化效益与社会效益。

千手千眼,救度众生苦厄,娑婆遍满大悲心。

这是赵朴初为贵州遵义湘山寺观音殿做的楹联的下联。上联是“一色一香,供养十方如来,华藏庄严无尽愿”。赵朴初简明扼要点出了“观音精神”。佛教主张弘法利生,努力精进,以求人人离苦得乐,家家幸福美满,社会祥和繁荣,国家富裕强大。这种“主张”也是

和谐社会不断前进的积极因素。

了知禅意是诗心!由此可见,“千手千眼”这个意象,寄托了人们对真善美的渴望,表达了对假丑恶的鞭挞。

写到这儿,我情不自禁想起2005年春节晚会上的舞蹈《千手观音》。它是由残疾人作为“特殊艺术”主体而创作的。领舞聋哑女演员郃丽华与20位舞蹈者,尤其是其中还有9位男演员,一起用心灵舞出了美轮美奂气象万千的“千手观音”。它体现了艺术美和人性美,更体现了作为残疾人艺术家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生动的舞蹈语言感动了亿万中国人。

譬如说郃丽华就是“千手千眼”精神的感召下,而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报载:郃丽华生于湖北宜昌,两岁时因高烧注射链霉素而失去了听力。此后,她虽然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自己却茫然不知。直到5岁,幼儿园的小朋友轮流蒙着眼睛,玩辨别声音的游戏,她才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7岁时,郃丽华进入聋哑小学。学校有一门特殊的课程叫律动课,老师踏响木地板上的象脚鼓,把震动传达给学生。“嘞、嘞、嘞”,有节奏的震动通过双脚传遍小丽华的全身。郃丽华说,一刹那,她震颤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体验撞击着她的心。她趴在地板上,用整个身体去感受这最美妙的声音!从此,舞蹈成了她看得见的彩色。音乐,也成为她表达内心世界的美丽语言。郃丽华15岁才开始正规的舞蹈训练,由于听不到音乐,只能靠教练的手势

和自己的感觉去跳。训练中,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1994年,邵丽华考上了湖北美术学院学习装潢设计。她听不见老师讲课,就坐在第一排用眼睛看,看老师的口型和板书,课后又借同学的笔记抄写领会。她不仅以优异的成绩拿到美术专业的学位,还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设计的酒类包装还在湖北得过奖。

而今,舞蹈成了邵丽华与外界沟通的语言,她已到30多个国家演出

过。

邵丽华是用“千手”“转人生”的一个范例。

邵丽华们用“千手”演绎着“转乾坤”的人间喜剧。

不懂佛教知识,就不懂中国文化。而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使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基因。我们应该如鲁迅先生那样实行“占有,挑选”的“拿来主义”,发扬光大中国文化。在这方面,赵朴初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喜读《赵朴初研究动态》有感(外一首)

胡品选

一

皖山皖水禅意浓,
佛国才俊寺前出。
秉承菩提大志愿,
护教爱民功德厚。
风范慈悲谦精进,
传灯后世人间佛。
翰林名门弘法门,
明月清风赵朴初。

二

或文或札或墨宝,
笑貌图片轶事丰。
收集整理细剪裁,
苦心诚挚笔端流。
“研究动态”写四季,
朴老思想恒沙多。

法喜文章耐品读,
人间佛教泽世久。

游西来寺感怀

风云际会花亭湖,
湖在西来寺在东。
当年二祖卓锡地,
凤凰聒舌难入定。
游走传教留圣迹,
公案佳话传到今。
西风崖高招西风,
几世春秋新人出。
寺前古镇结善缘,
一代般若情深重,
承接禅宗友佛界,
西方如来如是至。

赵朴初赋

吕小明

皖之西南,山翠水清。吴头楚尾,万象纷呈。藏龙栖凤,辈出隽英。今赋斯人,日月之精,清末秋序,诞于宜城。名号朴初,眉宇宽宏。行止儒雅,表里贤明。人间暂住有九十三载矣,赢天地不朽之名。

溯朴初远祖,乃宋室皇族;寻赵府先贤,有文楷魁元。椿恩彤,生性敦厚;萱陈慧,心慈秀媛。童年即归梓里,天真乐度家园。寺前河里戏龙,天柱山前揽月。青山碧水滋神秀,乡风家声沐和暄。

少年出落潘安貌,饱读诗书气质华。远赴沪上,闹市放眼观世界;就读东吴,书山求索登高阶。风华正茂,受孙中山思想引领;才情奔放,得关网之提携恩怀。致力实业,为民族图振兴;执掌慈善,为中华谋和谐。

淞沪抗战,虽不能、挥刃迎敌;弹雨穿行,却有义、舍命救人。报童稚声,穿街裂巷,“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护难民”。感时局之危艰,寻救国之道路。召唤青年乘长风,密送皖南新四军。是共产党之益友,为新中国建奇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竭力;政界佛界艺术界,界界躬亲。亮节凌云,居庙堂显位,为社稷而废寝;襟怀若谷,受运动冲击,信真理而愉殷。主席赞思

维辨正,风度翩翩;总理称国家宝贝,碧玉真真。

七岁童儿,曾持竹挑丝,救蜻蜓于蛛网;一生慈怀,总以诚服众,扬佛义于人间。吊古寻因,慧可避难晋熙,弘达摩禅宗于乱世;追思知果,朴初盈誉华夏,兴“人间佛教”助尧天。主张宗教服务于社会,内促和谐,外促和平;提倡佛性根治于人心,家兴多福,国兴多贤。鲜活时空,菩提扶春色;普度众生,正气凝心田。

挥手风云涌,圈点尘寰纷飞梦;伏案神思起,吟哦古今不了情。用渊云之笔力,写变幻之阴晴。诗承李杜朝阳出,词步苏辛夜月明。《滴水》甘滋滋,《片石》亮晶晶。《某公三哭》刺如剑快,《总理挽诗》情引泪倾。史册千秋,高歌风流人物;江山万里,漫咏春色华英。谦称“摸索者”,继承传统开新境,自封“探路人”,跋涉荒漠举旗旌。睿智生妙韵,玉宇奏和声。

诗情如虹凌天际,香砚似海养云龙。心中和风绕兰亭,案上香气立裘钟。三千题匾扬盛景,十万卷轴展熙雍。平和大方,纳自然之神气;古朴端正,得禅道之从容。布局和美通天意,走笔精湛现神踪。泱泱大国,馆阁高悬奉作宝;莘莘学子,法帖常临敬为宗。圣迹千秋毓秀,恰似春山树青青;玉墨万古流芳,当如碧水波溶溶。

漫漫征程,朴初渐变朴老矣。人间君子,世外仙俦。无憾远去,懿范长留。亲躬尽瘁兮,国记丰功亮史册,水流不断兮,民忆深恩誉九州。海洒骨灰黄浦口,树葬舍利家山丘。望明月兮,能见

读《佛教常识问答》

孙欲言

余接触佛教十余年，深深叹服其理论之博大精深，构建之严密精巧，指导之切实可行。每于闲暇间，浸润佛教群籍之中，乐而忘忧，心怀踊跃。然于实际钻研修持，皆欠少功夫，目空而大，志旷才疏。今偶读朴初老人著作，平实熨帖，极为有益。生感想数则，记之以志。

一

佛法分三乘 大小及秘密
此以形式论 非系实质说
若言释迦旨 慈悲度众生
解脱第一谛 余复不须论

注：佛教大小乘等之分、之争，益处不大，害处不小，造成派系分歧，利益攻击。恪守本分，只以度人解脱为唯一原则，不分胜劣，方是正途。

二

佛祖涅槃后 集结经律论

三藏大法宝 度人好舟筏
又如天甘露 随需各自取
甚深之教授 功德难思议

注：佛教经律论皆指导修行之规则，可资利用之工具。众生藉此，而修行有得，则三藏功勋，荣显至尊。此实佛之分身教化也。

三

何处是净土 东南西北中
可言当下是 十方世界通
唯心与唯物 色空实一体
人间共天上 原本无不同

注：大力建设人间佛教，实践幸福人生，是佛教宗旨；往生净土世界，究竟解脱，亦是现实要求。两者不可偏废，要并举双弘，互相补益。

四

戒是菩提本 佛嘱如亲师
能行正道住 违乱末法时
应当勤诵习 遵行无偏离
诸圣大欢喜 赞叹真弟子

注：时代无论怎样发展，戒律的细枝末节可以与时俱进，有所改变，以适应实际情况需要，但根本精神不可违反，更不能废除。否则，本末俱失，佛法明存实无矣。

慈容笑；听清风兮，如伴贞魂游。莫道安息，邀约玉帝论书画；勿言休歇，当随佛祖共唱酬。心系苍生兮常回首，佑我华夏兮耀环球。

嗟夫，伟哉朴公！名垂青史。赋之难尽，诗结卮文。诗曰：

人之初出状元家，朴实何妨玉质嘉。翰墨香中通圣典，菩提树下捻兰花。

倾心国是赢三立，挥手诗书耀八遐。明月清风无憾意，欣然六字步云霞。

《无尽思无尽意：赵朴初嘉言》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2014 年底，刘雅鸣所著《无尽思无尽意：赵朴初嘉言》一文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搜集和整理了赵朴初先生有关对佛教工作、个人发展与修养等具有独到见解与阐释的讲话、演讲等，横跨逾半个世纪，绝大多数内容是赵朴初嘉言；书中还包括作者及赵朴初先生夫人的追忆性文字，附录里有赵朴初先生与作者之间的通信 20 余封。

在夫人的眼中，赵朴初是一个怎样的人？作者与赵朴初先生的夫人陈邦织老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陈老师

说：“在我心目中，他（赵朴初）就是一个普通干部，一个国家普通的工作人员。他年轻时候性子急，我性子慢，有时候也会有矛盾。他做事总是很快，有时候也会给我发脾气。”通过作者的讲述，可以让我们认识生活中的赵朴初先生。

刘雅鸣，新华社河南分社党组成员、副社长、总编辑，中共党员，高级记者，曾获新华社十佳记者、河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等称号。多篇作品荣获新华社社级优秀新闻，出版有《花落还开——赵朴初与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忘年交》《雁鸣青天字一行》等。

太湖禅宗文化馆正式开馆

1 月 11 日，一座以展示、弘扬中国禅宗文化为主题的禅宗文化馆在安徽省太湖县西风禅寺正式开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为禅宗文化馆题名。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维芳，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巡视员余群，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韦大伟，省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李传玺，省委统战部宗教处主任卢秀东，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省佛教协会第一副会长、九华山佛教协会会长慧庆大和尚，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智文大和尚，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鲁德，市政协副主席洪爱敏，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宗教局长张旺牛，《法音》编辑部主任桑吉扎西，著名作家、《安徽佛教》执行主编黄

复彩，市旅游局副调研员詹志高，市文广新局社文科科长曹元勋，太湖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程志翔，县委副书记朱小兵，县政协主席聂万健，县人大副主任吴朝良，县政府副县长胡浩民，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长殷书林，县政协副主席蒋卫东，花亭湖风景区管理处主任汪从永等领导出席开馆仪式，省、市、县各级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佛教四众弟子及新闻媒体记者三百余人参加了仪式。

朱维芳、智文、鲁德等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在讲话中，对禅宗文化馆的建成表示热烈祝贺，认为寺院创办文化馆创意新颖，是顺应当前形势、复兴中华文化的一个实在举措，对

于发展安徽旅游文化事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传承和繁荣禅宗文化,推动佛教的健康发展都必将发挥积极作用。太湖县政协主席聂万健代表县四大班子致辞,向与会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将以禅宗文化馆开馆为契机,进一步发掘和弘扬具有悠久历史的太湖禅宗文化,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安庆市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西风禅寺住持

天通法师介绍了禅宗文化馆建设情况。最后,朱维芳等省市县领导为禅宗文化馆开馆亮灯,并参观了禅宗文化馆。殷书林主持仪式。

禅宗文化馆占地 1200 平方米,分 6 个展室,以文字、图片、实物、场景等形式,系统介绍中国禅宗文化发展历程,着重推介太湖禅宗文化之丰富内涵。

(余世磊)

关于举办第二届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 暨太湖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征稿启事

赵朴初先生(1907-2000),安徽省太湖县人,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职,是在国内外享有广泛影响的爱国宗教领袖。1983 年,他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将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既有对佛教先贤先进思想的继承,又因地制宜加以创新发展。30 年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佛教得到了健康快速发展,形成了今天的良好局面,在中国人的灵性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文化治国的有力举措之一。

赵朴初先生的故乡安徽省太湖县,是一块佛缘殊胜之地,南北朝时,中国禅宗二祖慧可为避北周武帝灭佛之难,南逃来到太湖县,卓锡县内狮子山,又于司空山传衣钵于三祖僧璨,使中国禅宗得以保存发扬,最终衍化成“一花五叶”、“五宗七派”。北宋时期,

白云守端禅师以及弟子五祖法演禅师在太湖县将临济宗杨岐派发扬光大,法演弟子“演门三杰”及其后嗣,又将杨岐派传播到海内外,影响千余年,形成今天“临天下”的局面。

去年,我会与安徽大学赵朴初研究中心联合在合肥主办了首届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暨太湖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得到社会广泛关注。今年是赵朴初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为进一步分析总结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所取得的光辉业绩,弘扬赵朴初伟大思想和精神,同时进一步研究太湖禅宗文化的重要内涵和历史地位,发挥宗教正能量,促进社会和谐,我会拟在今年举办第二届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暨太湖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初定于 2015 年 10 月在太湖县召开,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现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与会议主题有关的论文。欢迎专家学者根据参考

选题和征文要求积极撰写论文。届时将邀请部分作者参加研讨会。

附件：第二届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暨太湖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参考选

题和征文要求

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2014 年 4 月 10 日

附件

第二届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暨太湖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参考选题和征文要求

一、参考选题

1、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参考选题：

(1)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实践依据

(2)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内涵和具体实践

(3)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对于新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意义

(4)人间佛教与中国梦建设

(5)中国佛教界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的成功经验

(6)人间佛教与中国禅宗

(7)赵朴初与佛教文化交流

(8)赵朴初与佛教国际交流

2、太湖禅宗文化参考选题：

(1)太湖禅宗发展在中国禅宗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贡献

(2)二祖慧可南下的意义

(3)司空本净禅师对于南禅北上做出的贡献

(4)杨岐派在太湖发展的历史、功绩和意义

(5)慧可、僧璨、本净、守端、法演、清远、克勤、慧勤等在太湖弘法的禅师生平、禅学特点及功绩

(6)太湖禅宗文化的内涵

(7)禅宗文化对地方文化、民俗所

产生的影响

(8)弘扬太湖禅宗文化,促进旅游及地方经济发展

(9)与太湖佛教禅宗文化相关的内容

二、征文要求及有关事项

1、论文要求紧密围绕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和太湖禅宗文化这两个主题,无关此主题者不在应征之列,特别欢迎有关太湖禅宗文化的稿件,要求具有一定深度,言之有物,未公开发表;

2、论文篇幅一般不超过 8000 字,并附 200 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引文和史料要注明出处;

3、论文参考选题供作者组织论文撰写时参考,具体论文题目由作者自定。所撰论文不得抄袭,文责自负;

4、请将论文电子稿发至邮箱:zpc4160478@163.com,并注明“参会论文”。电话传真:0556--4160478

QQ:448438411

5、论文请注明作者性别、年龄、邮编、通讯地址、电话,以便联系参加研讨会事宜;

6、此次征文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9 月底。